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69n1361

濟顛道濟禪師語錄

宋 沈孟柈敘述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無競齋質湖隱
  - 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
  - No．1361-A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（出于北磵文集）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無競齋質湖隱

非俗非僧，非凡非僊。打開荊棘林，透過金剛圈。眉毛廝結，鼻孔撩天。燒了護身符，落紙如雲烟。有時結茅晏坐荒山巔，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。氣吞九州，囊無一錢。時節到來，奄如蛻蟬。湧出舍利，八萬四千。讚嘆不盡，而說偈言：嗚呼！此其所以為濟顛者耶

No．1361

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

仁和　沈孟枰　敘述

裂網掀番出愛纏，　金田得入效金仙。
髮隨刀落塵根淨，　衣逐雲生頂相圓。
悟處脫離煩惱海，　定來超出死生關。
皇恩佛德俱酬足，　一朵爭開火裏蓮。

此八句詩，見三教中，惟禪最妙。且說大宋高宗時，有一金身羅漢，在天台山托化，來臨安府顯聖。天台山在浙東台州府國清寺。有一長老，名一本，號法空，乃累劫脩來活佛。時值年終，密布彤雲，揚揚飛雪。長老在方丈中獨坐，令廚下整晚飯。一聲雲板，眾僧皆集。至齋堂飯罷，長老仍於方丈禪椅中坐。侍者進茶，忽聞一聲響，過如霹靂。長老曰：是甚麼響？乃與侍者同行至法堂，轉上佛殿，入羅漢堂。見一羅漢連椅仆地，惟長老陰知，佯曰：另作理會。眾至方丈，令侍者燃香點燭。此時雪下愈大，有詩云：

姑射真人宴紫薇，　雙成擊碎玉琉璃。
朗然宇宙難分辨，　大地眾生正路迷。

長老危坐禪椅，閉目垂眉入定。少頃回來曰：也去不遠。眾僧曰：某等心愚道淺，不諳禪機，願聞其詳。長老曰：便說無妨。適來紫脚羅漢厭靜思動，已投他處去了。異日若等亦有知者，老僧待一月餘，親往分付他一言。眾各散訖。且說台州府天台縣李茂春者，乃高宗朝李附馬之後宮，拜春坊贊善。為人純厚，不願為官，辭職隱于天台山。止有夫人王氏，年三十餘，未曾生長，每每祈神求佛。忽一夜，王夫人夢吞日光，自此得孕，十月分娩。時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時分，生得一男，紅光滿室，瑞氣盈門。贊善大喜。漸至月餘，有國清寺長老來謁，贊善迎接上堂。茶畢，長老曰：近聞公相弄璋，特來拜賀，就求一觀可乎？贊善曰：承吾師盛意，柰小兒離胎日淺，身體未淨，焉敢見吾師哉？長老曰：願見何

妨。贊善曰：吾師少坐。即入內。王安世者，乃贊善之妻兄也。贊善曰：國清寺長老欲見小兒，不識可乎？安世曰：彼僧道高德厚，欲見此兒，君勿吝也。贊善乃令丫鬟捧出面僧，長老忙接過手曰：你好快脚，不要差走了路頭兒。但微微笑。長老看訖，遞與丫鬟曰：此子日後通天達地，入聖超凡，老僧送一名曰脩元，令他脩本命元辰。贊善起謝，長老作別。贊善曰：本留吾師素齋，柰舍下葷筵，尚容扣剎。長老曰：老僧十月西歸，大人不棄，願一送為感。贊善曰：吾師春秋未盛，正當安享清福。相別回寺。贊善是日廣設華筵，欵待親友，至晚而散。長老回寺數日，時屆上元，長老於法堂陞座，擊鼓三通，僧眾雲集，魚貫焚香，兩班排立，大眾淨聽。

正月半，放華燈，黎民處處樂昇平，元辰令節無敷演，歸去來兮話一聲。既歸去，弗來兮，自家之事自家知，若使傍人知得此，定被他人說是非。故不說，只成呆，生死事，不須猜，山僧二九西歸去，特報諸山次第來。話生死，誰諳悟，箇箇原來有此路，光陰趲過幾多人，綠水青山還是故。山色青，水光綠，閻羅老子無面目，寄語大眾早脩行，來世同登極樂國。

長老念罷，眾皆跪下告曰：我師願再留數十載。長老曰：死是定數，焉可稽留？眾僧淚下。長老令侍者抄錄法語，速報諸山，令十八日早來送我。是日，長老下法座，遂令置龕畢。至十八日，諸山人等咸至，李贊善亦至。齋罷，入方丈相見。長老沐浴更衣，到安樂堂禪椅上危坐。諸山和尚一應人等，左右站立，後先簇擁。長老呼五弟子：衣鉢之類，若等均派監寺，可記數；若等五人，各宜謹慎為人，毋得放肆。弟子大慟。長老曰：時候已至。急焚香點燭，眾僧辭拜，偕聲誦經。長老令取紙筆，遂作一絕云：

耳順年踰又九，　事事性空無醜。
今朝撒手西歸，　極樂國中閒走。

書畢，正值午時，下目垂眉圓寂訖。眾各舉哀，請法身入龕。後二月初九日，已三七日矣。是日天朗氣清，近遠畢至。送殯，乃請祇園寺道清長老指路。長老立于轎上曰：大眾聽著。

柳媚花嬌二月天，綺羅錦繡簇名園。上人不愛春光好，撒手西歸返本源。恭惟國師長老性空和尚覺靈。本性既空，事情何有。爭柰禪心，明明不朽。經誦楞嚴，字書科蚪。佛氏為親，泉石為友。六十九年，無妍無醜。天命臨終，自知弗守。約死期生，果然應口。穩坐龕中，便不須走。休得呆癡，聽吾指剖。

咦！　西方是你舊路，　弗用彌陀伸手。

贊罷，眾人悒快不已。迤[這-言+里]而行，到山化局，停下龕子。松林深處，五弟子遂請寒石岩長老下火。長老立于轎上，手執火把曰：大眾聽著：

火光焰焰號無名，若坐龕中驚不驚。回首未知非是錯，了然何必問他人。恭惟圓寂紫霞堂上性空大和尚，本公覺靈。原是南昌儒裔，歸依東土禪宗。脫離塵俗性皆空，真是佛家之種。無喜無嗔和氣，有才有學從容。名山獨占樂其中，六十九年一夢。

咦！　　不隨流水入天台，　趁此火光歸淨土。

念罷，舉火燒著舍利如雨，火光叢中，現出一和尚，騰空而起，叫曰：多虧了汝等。又曰：李茂春，汝子誠非官吏，但可為僧，切勿差了。倘出家，可投印別峯遠瞎堂為師，駕青雲而去。贊善蒙長老雲衢分囑之言，摺摺不忘。不覺脩元年登八歲，有舅王安世一子，年十歲。贊善乃與安世議，延師教子。脩元入學，無書不讀，漸年一十二歲，吟詩作賦，舉筆成章。時屆清明，贊善令設席欵待先生，乃携金銀段疋束脩之禮作酧。先生家居不遠，次日，贊善令二子送先生去。回至祇園寺門首，王全曰：賢弟生雖居此，未嘗遊此寺。今是清明時候，盍進嬉戲可乎？脩元曰：如此美哉。二人携手入寺，升階登殿，遍遶迴廊，欲進方丈。忽見二人言曰：內里官員，願小舍莫進。脩元曰：某等係李贊善府中舍人，內者何人，便見無礙。遂入方丈，但見一床，於中左坐一官，右坐一僧，兩邊排立數十行童，各執紙筆。脩元向前揖曰：許多行童，在此何為？長老曰：在此爭功。脩元曰：學生年幼，不識爭何功也？長老曰：此位大人，因下海至黑水洋，驀然浪波狂起，許此一愿，方得平安還家。乃捨財一千貫，請道度牒，開剃一僧。為見行童多雜，乃成一詞，後歇二句，但有續得者，便剃為僧。修元曰：此詞在何處？見賜一觀。那官人因見修元人物俊雅，語言洒落，遂令取出與修元。修元接了一看，乃滿江紅也。詞云：

卜築溪山，隨問盖、數椽茅屋。共嘯傲、明月清風，翠陰籠竹。靜坐洗開名利眼，困眠常飽詩書腹。任粗衣、淡飯度平生，無拘束。清晝永，尋棋局。深夜靜，彈琴曲。笑人情却似，雨翻雲覆。到底淵明歸去也，依然三徑存秋菊。笑卞和、未遇楚王時，荊山璞。

修元看畢，遂續二句云：

淨眼觀來三界，　總是一椽茅屋。

官人并長老一見駭然，便請修元、王全坐定。長老曰：二位先生請問姓名居住？修元曰：表兄王安世子王全也。學生乃李贊善子李修元。長老曰：可知，可知。十餘年前，國清寺長老歸天之日，曾與尊府言，公子只可出家。今日既續此詞，理合剃為僧矣。修元曰：家父止生學生一子，豈有出家之理？長老曰：貧僧自造宅，見令尊大人禮請，今日豈敢造次？二公子不棄，可于敝寺暫宿一宵。修元曰：因送受業師還，路由上剎，偷閑半日，父親不知，焉敢擅便？

長老送出山門，回方丈與官人曰：此子非凡，異日不可量也。倘相公捨千貫剃得此，一則大人名望，二則光顯貧僧。不知此子肯出家否？且說修元兄弟二人回府，參見父母。贊善曰：汝二人出去，何回晚甚？修元曰：多蒙先生設酒相待，回由祇園寺過，因入相翫，正遇眾行童在方丈爭功，孩兒一時續了兩句詞，以此擔閣工夫。彼寺長老言，明日親到來稟父親。贊善曰：孩兒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天台山中有三百餘寺，曩者國清寺長老性空禪師并寒岩和尚皆已西歸，近今却尊祇園寺長老，若何輕視此也？王全曰：姑爹何慮，孩兒亦知方纔賢弟兩句詞，遂驚動那長老。倘彼明日來，孩兒自有答應。贊善乃笑而罷。次早，忽報祇園寺長老至，贊善遂出迎接。相見禮畢，長老曰：日昨公子到敝寺，偶值行童爭功，感令郎續成一詞，故此特來拜請令嗣出家，不識尊意何如？贊善曰：荷上人盛德，感佩無既。其柰下官特此一子，難以奉命。長老曰：諺云：一子出家，九族昇天。抑又十餘年前性空長老之言，大人何故頓忘？話間，忽圍屏後走出修元，向前行禮畢，曰：感蒙長老盛情，學生只有三事，難以出家。長老曰：何也？修元曰：學生年未及冠，不諳正事；父母在堂，乏人奉養；遍觀天台僧眾，無可為師。有此三事，難以奉命。長老曰：貧僧已年六十，何不能為汝師乎？修元曰：學生有句言語，動問長老。長老曰：公子年幼，何猖狂也？修元向前曰：上人高壽？長老曰：年六十二矣。修元曰：既年六十二歲，不知前此一點靈光，在于何處？長老赧然無答。良久，修元曰：只此一句，尚未省悟，焉能為我師乎？長老惶懼，置身無地。贊善待齋，長老堅辭還寺，於心不樂，連臥三晝乃起。忽報觀音寺長老、道淨相探相見，坐定茶罷，曰：聞知師兄清體不快，特來拜訪，不知因何染病？道清長老曰：多感雅意，一言難盡，一一道說。道淨曰：若此何難？道清曰：賢弟毋得小視，此子才學誠然拔萃。話間，又報李贊善及子二人來見。長老曰：請進。禮畢獻茶，贊善曰：小兒日昨狂裴犯上，尊師釋怒為愛。道清曰：惶恐，惶恐。道淨曰：此間公子就是。道清曰：然。道淨曰：公子甚表？元曰：名修元。道淨曰：字號修元，本命元辰修未易。修元勃然曰：名為道淨，淨生極樂道須戒。二上人竦然起敬。道清待齋罷，贊善乃返。修元每日在書院吟咏，不覺年已二九。豈料夫人王氏臥病不起，時年五十一歲而亡。比及母服闋，仍繼父喪畢。母兄王安世累與元言婚事，元亦不掛懷，時往諸寺，但寘印別峯、遠瞎堂二長老，不知下落。越半年，始知音耗。印別峯和尚在臨安徑山寺住持，遠瞎堂先在蘇州虎丘住持，今在靈隱。元稟舅氏王安世曰：此事未必盡善，亦未必誠然。但汝家許多產業，再無以次兄弟，誰當管事？元曰：喜得賢兄善治家事，料必無妨。決定二月十

三日吉起行。安世曰：如此去急，須得整治衣服，我極老邁。乃令王全送去。元曰：家中無人，何必賢兄去，止希一二侍者足矣。吉日已至，元乃取鈔若干，拜辭舅氏，遂行。安世再三叮囑，元一一听領。迤[這-言+里]過錢塘江，登岸入城，逕到新宮橋客店安歇。次早，偕王全帶侍者遶城閑翫，至晚乃還。謂主人曰：久仰臨安勝槩，小人特來閑翫。主人曰：此城市中，無非官府衙門、街坊鋪店，有何好處？若要閑戲，盍往西南二山諸寺？西湖勝景，天下罕有。元曰：有一靈隱寺，却在何處？主人曰：此寺正在西山飛來峯對。元曰：路從何達？主人曰：出錢塘門，便是西湖。過保叔塔下，沿湖北山，至岳武穆王墳，入西，乃是靈隱寺。前有石佛洞、冷泉亭、呼猿洞，無窮佳景，水明山秀。元曰：此寺有幾多僧眾？主人曰：約有三五百僧，上年歿了。住持長老往姑蘇虎丘山，請得一僧，名遠瞎堂。此僧善知過去未來之事。元曰：來早即當往見。元乃扮一秀士，同侍者沿路出錢塘門。時三月天，風日晴和。元顧謂侍者曰：聞說杭州西湖景致，果不謬矣。入昭慶寺，見大悲像，頌曰：

一手動時千手動，　一眼觀時千眼觀。
既是名為觀自在，　何須拈弄幾多般。

題畢，行至大佛寺，見大佛半身頌曰：

背倚寒岩，　面如滿月。　盡大地人，　只見半截。

題畢，迤[這-言+里]過飛來峯，坐冷泉亭。元仰觀亭側有唐賢白樂天詩云：

朔風凜凜雪漫漫，　未比清泉一道寒。
六月炎天不飛雨，　請君就此倚欄干。

修元稱羨好景不已。但見許多和尚隨長老逕進寺去，惟一僧在後。修元急向前施禮曰：適此長老從何而來？和尚曰：是本寺新住持遠瞎堂長老，因徑山寺印別峯西歸，請去下火方回。元曰：學生欲見長老，敢煩引進。和尚向前覆長老，長老令請進。元乃進見，行禮畢，長老曰：秀才何來？元曰：弟子從天台山特來，系出李駙馬之裔，贊善之子，小字修元。不幸父母雙亡，一意出家。近聞我師飛錫，特來拜投，乞希清目。長老曰：若未知出家容易坐禪難，彼處天台山三百餘寺，何為捨近而趨遠？元曰：幼奉國清長老遺言，故特投禮。長老曰：若後侍者誰也？元曰：弟子家中取帶賤僕。長老曰：人家各有大小，急可遣還。元乃取出所帶之鈔若干，納付長老，以為設齋、請度牒、常住公用等費，餘者付僕人作路資。僕人曰：某等隨侍官人抵此，滿望衣錦還鄉，豈期於此寺出家。元曰：你只合遠回，傳覆我舅氏，言我在杭州靈隱寺出家。二僕汪然流涕，不忍而別。且說長老在方丈中，令侍者焚香點燭，危坐禪椅。

入定半晌，乃曰：善哉，善哉！此種姻緣，却在斯乎！遂揀吉日，修齋、請度牒。齋完，鳴鐘擊鼓，會眾于法堂。長老令元跪在法座下曰：出家容易還俗難，汝知之乎？元曰：弟子誠然心悅，非勉強也。是時遂披剃，將髮分綰五丫髻。長老曰：此五髮，前是天堂，後是地獄，左為父，右為母，中者本命元辰也。元曰：弟子已理會矣。方落髮畢，長老摩頂受記，名為道濟。長老曰：汝受三皈五戒，殺盜淫酒氣，自後俱可除下，每日在雲堂坐禪。道濟曰：如斯而已乎？長老令監寺送道濟入雲堂。道濟坐定，監寺分付曰：汝宜謹慎，休得跌地。道濟坐至三更，身漸疲困，忽從禪床顛倒一跌，不知所之，連聲叫苦，不覺趺起一大肫[月*達]。監寺曰：道濟，汝何故跌下？姑恕這次，倘後定行痛治。道濟起來再坐，睡意昏昏，甚難消遣，連跌二次。監寺曰：今已二次，亦難恕饒。少頃又跌，如此三次，跌得七塊八塊。監寺曰：道濟新剃光頭，正好乞幾竹篦。道濟曰：跌了許多肫[月*達]，又加一竹篦，打一大塊，我去告訴師父。監寺曰：我看你面，只打一下，你到要去告訴師父。道濟曰：阿哥，是我不是？監寺含笑而去。漸漸天明，道濟起來，頭上摸著肫[月*達]，連聲叫：苦惱，苦惱！坐得一夜，頭上許多塊起；若坐幾月，頭上塊子無處安頓矣。只得又熬兩月。道濟陰思道：未出家時，大塊肉，大碗酒，恁我意喫。如今只是粥菜，要多喫半碗也不能勾，身漸黃瘦，如何受得過？不如辭別長老還俗去。於是急跳下禪床，走至雲堂門首。二監寺曰：適間已去小解，今何又去？道濟曰：牢裡罪人也放水火，你何多管閑事？監寺道：放你去便來。道濟出得雲堂門，逕入方丈。先是伽藍已告知長老，言：天台山出家的羅漢近差念頭，我師可點化他，休得放去。只見道濟已到面前問訊。長老曰：道濟，你不坐禪，來此何幹？道濟曰：告我師，弟子出家不得，正欲還俗。長老曰：快休出此言。我前日曾與你說，出家容易還俗難。汝既出家，豈有還俗之理？道濟曰：都是弟子不是，望我師慈悲，看弟子苦惱面饒了。長老曰：有甚苦惱？熬守二年管職事。道濟曰：弟子守不過，寺中酒肉不曾見面，粥又喫得不飽，禪床上坐不穩，跌下來又被監寺大竹篦打，遍身黃瘦，如何熬得過？長老道：我自罵監寺，不打你了。道濟曰：便打幾下無妨，只是無東西喫，熬不過。弟子有兩句佛語。長老曰：說與我聽。道濟曰：一塊兩塊，佛也不怪；一醒兩醒，佛也不嗔；一碗兩碗，佛也不管。長老道：你輳得雖好，不要差了念頭。正說間，只見齋堂敲雲板，長老令侍者將粥來，就令道濟同喫。道濟見長老亦無受用，碗內只有些粗麩觔餘，外是黃酸薑菜。道濟遂念出四句云：

小黃碗內幾星麩，　半是酸薑半是瓠。

誓不出生違佛教，　出生之後碗中無。

長老曰：善哉，善哉！汝却曉得。道濟曰：曉便曉得，只是熬不過。長老乃吟四句云：

月白風清凉夜何，　靜中思動意差訛。

雲山巢頂蘆穿膝，　鉄杵成針石上磨。

道濟曰：弟子自禮長老為師之後，並不曾開發，如何得成正果？長老曰：汝忒性急，既如此，可近前來。道濟向前，被長老扯住只一掌，道：此人必悟。只見道濟扒將起來，看著長老胸前，只一頭將長老撞番，跌下禪椅，逕奔走了。長老高叫：有賊！忽眾僧雲集，問曰：偷去甚物？長老曰：禪門大寶。眾僧問：兀誰偷了？長老曰：道濟。眾僧曰：不妨，某等即便拿來。長老曰：且休，老僧明日自問他。眾皆散訖，惟道濟一逕直入雲堂內，口言：好！好！扒上禪床，看著上首坐的和尚，只一頭撞去，道：妙！妙！和尚曰：道濟甚麼道理？道濟曰：閑要何妨。須臾，又將次首坐的和尚亦撞一頭，道：妙！妙！好耍！好耍！眾曰：道濟風了。道濟曰：我痴則痴自家知。是夜，道濟在禪床上戲了一夜，監寺亦不能禁約。次早，長老方丈獨坐，尋思：道濟雖如此，未知他參得透否？且問他幾句佛語，便知端的。遂令侍者往雲堂內，擂鼓敲鐘會眾。長老升法座，念了一遍淨土呪，眾僧焚香。長老曰：眾僧聽看：

昨夜三更月正明，　有人曉得點頭燈。

驀然思起當時事，　大道方知一坦平。

念罷道：大眾有記得當時事者麼？道濟此時在浴堂洗浴，聽得道：我却理會得。連忙繫了浴裙，穿上直裰，直逶入雲堂問訊道：弟子記得當時事。長老曰：既然曉得，盍從大眾之前發露？道濟就法座前打一根斗，正露出當面物事，眾僧掩口而笑。長老曰：真乃吾家之種。遂下法座，眾僧都散。長老入方丈中，只見監事等職事僧皆侍于前。長老曰：汝等何事？監寺曰：告我師，適間道濟已犯禪門正法，該責二十下，特取我師法旨。長老曰：單子在何處？首座呈上單子，長老接過手，令取文房四寶，乃於單子後面批十字云：

禪門廣大，豈不容一顛僧？　顛者，乃真字也。

批訖，付與首座。首座接過與眾僧看曰：長老何亦護短如此？自後眾僧都叫他做濟顛。每日發風，惱得滿寺僧人無柰何，難過活。或告長老，長老只是護短。濟顛越風起來，常去冷泉亭下打根斗，撲交入呼猿洞，引猿猴番根斗，引小的兒上酒店唱山歌。有時眾僧在殿看經接施主，他却托著一盤肉，手敲引磬兒，攪在眾內，口唱山歌，塌地坐在佛殿上喫肉。眾僧告長老，長老曰：他是風子，汝等休得與他一般見識。忽一日，長老在方丈中坐，只見濟顛手拿著一頂傘兒燈，引著七八十小的兒，口內唱山歌曲兒，前面舞將入來。

長老曰：道濟，你沒正經，連累老僧忍氣。濟顛曰：我師不可信這干賊禿做一路，只顧難為我。今日是正月半元宵，因此閑戲。長老曰：今日既是正月半，令侍者擂鼓撞鐘。須臾，眾僧都到法堂焚香。長老升座，念淨土文曰：大眾聽著：

閙處莫入頭，靜處著眼看。明暗不相干，比各分一半。一半作貴人，教誰賣柴炭。不可毀，不可讚，望著虛空無邊岸。相呼相喚去來休，看取明年正月半。

長老念罷，下法座，大眾都散。看看過了一年，又是正月半，有臨安府知府來望長老，交請入來方丈相見了。長老道：相公無事，同往冷泉亭上著盤棋。知府道：好。侍者隨到冷泉亭去。這靈隱寺有箇金絲猿，如常侍奉長老，長老叫他做猿行，當時也立在面前，兩箇下數盤棋。侍者報道：諸山各剎長老都到，十六廳朝官齊來。長老道：如何今日大眾都到？侍者道：我師只因去年正月半升法座，道相呼相喚去來，休看取明年正月半語錄批了，告報諸山大剎，今日都來相送。長老道：我又不死里罷了，既是眾人都來了，豈可教他空回？提起袖來，把棋子都拂在地下，念道：

一局仙棊猶未了，　又被波岩請涅槃。

長老起身，便入去洗浴，換了乾淨衣服，作文白贊道：大眾聽著：

正月半，又見一年時節換。今年不見去年人，不覺風光似輪轉。眼前大眾息諠譁，且聽山僧自決斷。大眾！如何是山僧自決斷？

咦，　白雲吹散太虛空，　皎潔一輪呈碧漢。

長老念罷道：貧僧有些衣鉢，千萬留與道濟，我只要道濟下火。說罷，坐化而去。却說冷泉亭猿行聽得，走到方丈中，遶著長老走三遭，立地而化。眾僧大驚，合龕子盛了。看看五七日，到舉殯，濟顛不回，却待要起龕子，只見那濟公一隻脚穿著蒲鞋，一隻手提著草鞋，口內唱著山歌，望冷泉亭來。侍者道：你好放得落，你師父圓寂了，今日舉殯，師父分付，專望你來下火。濟公聽得大笑。眾僧却請金牛寺松隱長老掛真起龕。長老立在轎上道：大眾聽著：

諸佛靈山建法筵，上人特特去扳禪。料應定入龍華會，故使丹青仔細傳。遠瞎堂，遠瞎堂，這般模樣甚猖狂。方袍圓頂如來相，皓齒明眸尊者裝。無嗔怒，有慈祥，禪心耿耿只如常。不但真容傳得好，名字從來到處香。

咦！　他年若在靈山會，　認得今朝遠瞎堂。

松隱讚罷，鼓樂喧天，簇擁龕子，到佛國化局松柏亭下解扛索。濟公下火，手執火把道：大眾聽著：

師是我祖，　我是師孫，　著衣喫飯，　盡感師恩。
臨行一別，　棄義斷襟。　火把在手，　王法無親。

大眾，且道如何是王法無親？

咦，　　與君燒却臭皮袋，　換取金剛不壞身。
舉火燒著舍利，如雨中現遠瞎堂。長老叫曰：汝等各宜保重。說罷，化陣清風而去。齋畢各散。濟公從長老死後，愈加風發。首座曰：你師父衣鉢交付與你。濟公曰：我儂不要。首座曰：師父嚴命。濟公曰：如此且擡出來看。首座令人一一扛出來。濟公曰：與我都開了鎖，道大眾各自來搶。言訖，眾僧打成團，攪做塊。濟公只揀光頭上鑿栗暴，一時搶盡了。濟公自此越風發了。先是有例，寺中住持若死，過數日請諸山會湯議論，別請長老住持。首座曰：眾位和尚在上，自長老西歸之後，這道濟越風，攪得禪門不成規矩。今日列位在此，煩勸諫他。監寺令侍者去尋濟公。時濟公在飛來峯牌樓下，引領許多小的兒，在溪中摸鵝卵石。侍者曰：濟公，首座請許多和尚在方丈會湯，特令我來請你。濟公道：必然請我喫酒。便同侍者入方丈相見了。濟公呵呵大笑曰：你們團團坐在這里，好似子孫堂，只少箇大均娘娘。首座曰：你且莫風，你師父已死，只有你在這里，你可做正事，也與師父爭氣。濟公曰：爭氣爭氣，你們方纔會湯喫酒，便不叫我，我偏是無分子息。我若爭氣，與你們每日打鬧。眾僧曰：某等清淨禪門，如何用得這等無正事的。濟公曰：看你這夥禿驢，理甚正事。正是氷炭不同爐，你看我不得，我看你不過。方纔長老死得，便有許多說話。是日就收拾了包袱，拿了禪杖，別諸山和尚師父，骨塔前拜了幾拜便走。濟公離了靈隱寺，過了六條橋，逕到淨慈寺，投宿一宵。次早到浙江亭，趁船取路到台州。時有人報知王安世舅舅，合家來接，喜不自勝。濟公拜見舅舅舅母，王全嫂嫂，都相見了。舅舅曰：聞知你在靈隱寺出家，十分好，緣何不緝理身上，這般模樣。濟公曰：舅舅差矣，出家人要好做甚麼，我只是隨口做幾句詩詞歌賦，喫幾碗好酒，過得終朝便了。濟公連過十餘日，舅舅要做衣服，與他罰誓不要，只是喫酒，或往諸山寺院閑走，作些詩賦。忽一日，濟公對舅氏曰：我回天台已一年餘，明日還杭州去。舅氏曰：你平日說與本寺僧眾不睦，不如只在家。濟公曰：這箇使不得。舅氏舅母苦苦再三勸他不得，乃恁他去。付與盤纏，濟公並不受，曰：出家人做甚麼，要銀兩安在身邊，到擔干記。當時辭別舅氏，離了天台，趁了江船，至浙江亭上岸。濟公自思：我若別處寺裡去，又不怯氣，我係是靈隱出身，逕到那里，看這夥禿驢肯著我否。乃過慈雲嶺，逕投靈隱寺，到飛來峯，見一藏主。藏主曰：濟公，你回天台去許多時，寺中換了住持昌長老，混名叫做檀板頭。濟公曰：如此却難打夥。逕投寺裡，來到山門下，見一首座曰：濟公，你來了，如今長老不比你師父。濟公道：若得利害，不怕你們欺侮我。首座曰：我同你入見長老。二人到方丈見長老，濟公拜了，首座向前曰：此僧

乃先住持遠長老的徒弟道濟是也，因還天台，年餘纔回。長老曰：莫不是能喫酒的濟顛？濟公曰：弟子出遊一年，酒肉俱戒了。長老曰：若如此，可掛名字，收了度牒。濟公但在雲堂坐禪，閑時在殿上念經，兩月餘再不出山門。時值殘冬大雪，濟公覺身體冷，來到香積厨下，向火露出一雙精腿。火工曰：你師父有許多衣鉢與你，倒令人槍去，如此大雪，一雙精腿可不冷也。濟公曰：冷自我受，凍也無妨，只是年餘不喫酒，苦惱子。火工等見濟公說得傷心，便道：濟公，我們有瓶酒在此，請你喫，只怕長老知道。濟公曰：阿哥，難得你好心，我躲在灶下喫。一箇便遮了一箇篩酒，濟公喫了，便走出厨下來。原來這酒不喫便沒事，但喫便膽大，不顧長老的言語，逕出山門前，却好撞見飛來峯牌門下住的張公。張公道：濟公，多時不見你。濟公道：阿公說不得，自台州來，在寺年餘，長老拘束得緊，不敢出寺門。今日偶到厨下，火工請我喫了一瓶酒，覺有滋味，特出尋箇主人。張公曰：到我家喫三盃何如？濟公曰：十分好。跟了張公，逕出飛來峯。張婆在門前，見老子領濟公來，千歡萬喜曰：和尚多時不見，都入裡面。張婆[麀/金]兩碗豆腐，盪一壺酒來，二人對坐，兒子篩酒。濟公道：阿公，難得你一家好心。阿婆道：和尚，別樣便沒，只這酒有在此，你只顧喫。你一碗，我一碗，各喫十五六碗，覺得醉了。濟公起身叫聒噪，阿婆曰：這等晚了，見自長老不許你喫酒，你今回去，倘說轉來，連我也不知重。濟公曰：阿婆說得是，我儂只在這里，同你兒子歇一夜。明早，濟公見天色晴，道：多時不入城相望朋友，今日走一遭。張公家喫了早飯，一逕來岳墳，正撞兩對頭踏過，濟公立住看時，乃王太尉也。太尉見濟公荒忙，下轎曰：如何多時不見？濟公將前事細說。太尉曰：下官今日要去天竺，不得同你回府，汝明早可來府中走一次。濟公道：多感，多感。太尉上轎去訖。濟公自入錢塘門，逕到炭橋河下沈堤點家。此時提點不在，管店人見濟公，連忙道：裡面請坐，我官人在此累累念想。兒子出來陪侍。茶罷，濟公見提點不歸，欲回寺，忽雪花飄舞，濟公仰視作詞云：

凜冽同雲生遠浦，長空碎玉珊珊。梨花滿目泛波瀾。水深鰲背冷，方丈老僧寒。渡口行人嗟此境，金山變作銀山。瓊樓玉殿水晶盤。王維饒善畫，下筆也應難。　　右調臨江山。

題畢，尋思沈提點定在漆器橋小脚兒王行首家。次早，不別其子，逕望漆器橋來。至其家，問妳子曰：沈提點在你家否？妳子曰：方纔出去洗浴。濟公曰：如此我等他。便上樓去，見王行首睡熟。濟公輕輕掀開被兒，踏床上，拿隻小鞋兒放在陰門上，便下樓，却好撞著沈提點。提點曰：久不見，緣何在此？濟公曰：我昨日特來尋你，不在家，料必在這裡。起早特來，你又去洗浴。提點道：失

迎，且上樓去喫早飯。二人同上樓。時王行首正睡覺，見這鞋，心內不然，問曰：誰上樓來？妳子曰：濟公。提點曰：出家人甚麼道理？濟公曰：衝撞衝撞，不是我儂無禮，有一段因緣。提點曰：願聞。濟公念出一詞云：

蝶戀花枝應已倦，睡來春夢難醒。羅衣卸下不隨身。三魂遊閬苑，七魄遶蓬瀛。故把羅鞋遮洞口，須知覺後生嗔。非因道濟假人情。斷除生死路，絕却是非門。　　右調臨江仙。

提點大笑曰：佳作，妳子托三碗。點剁酒至，濟公喫了一碗，曰：不濟事。行首曰：我不喫，你都喫了。濟公又喫一碗。妳子搬早飯來，二人喫了。濟公曰：多謝多謝，萬松嶺王太尉望我今日來，且去見他一面。提點曰：回來到我家走一遭。濟公逕投清河坊來，行至宗陽宮酒庫對門，見箇豆腐酒店好買賣，推出湧入。濟公見雪飄將下來，且去買幾碗喫。濟公坐定，酒保問：和尚喫多少。濟公曰：胡亂喫些。酒保將四碟菜，一盤豆腐，一壺酒，一隻碗。濟公喫了一壺，覺酒有滋味，又取一壺喫了。再要一壺，酒保曰：和尚，我家酒味重，只好喫兩壺。濟公曰：于你甚事，只顧篩來。又喫了兩壺。濟公身邊無一文錢，一眼只望門前施主。正值雪落，過往人少，酒保來會錢。濟公曰：我儂不曾帶來，賒我賒。酒保曰：這和尚好沒來由，認得你是何人？濟公道：我是靈隱寺的僧，著人跟去便有。酒保曰：那有許多工夫，便脫這破直裰來當。濟公曰：我叫做菜餛飩，只有這片皮包著，如何脫得。二人在門首廝扯，對門昇陽宮酒樓上人，望見酒保扯的和尚，好像濟公，便令侍者去叫二人上來。酒保同濟公到對門樓上，濟公看時，乃是沈提點兄弟沈五官。濟公曰：你在此快活，我被他拖住討酒錢。沈五官曰：便是望見，因此特來相請。濟公曰：再遲些，我這片黃皮被脫去了。眾人大笑。沈五官分付酒保回去，濟公的錢，我還酒保去了。濟公曰：聒噪阿哥，解了這結。沈五官曰：如此大雪，同陪提點一坐。三人從頭又喫，濟公已有酒，略喫幾盃，便覺道醉。五官曰：你方纔乞這樣虧，何不作首詩。濟公便吟四句云：

慣會饕齋覓主人，　身邊零鈔沒分文。
誰知撞見真經紀，　不遇檀那怎脫身。

五官人道：你喫幾碗？濟公又念四句云：

平生只愛呷黃湯，　數日無錢買得嘗。
今幸見君君莫阻，　再求幾碗潤枯腸。

五官人大笑，令酒保只顧篩酒。濟公喫了十餘碗，又作四句云：

昔日曾聞李謫仙，　飲酒一斗詩百篇。
感君慨賜無慳吝，　貧衲何嘗出口涎。

李提點大笑。五官人又斟酒與濟公喫，濟公大喜，又作四句云：

自來酒量無拘管，　惟有窮坑填不滿。
要同畢卓臥缸邊，　告君再覓三十碗。

五官見濟公醉了，叫當直來，分付叫三箇唱的衙[利-禾+(彳*完)]來。不多時，三箇唱的來到，五官身邊坐一箇，李提點身邊坐一箇。五官曰：濟公，我見你冷靜，特請娘子相陪。濟公曰：好好。作詩一首云：

每日貪盃又宿娼，　風流和尚豈尋常。
袈裟常被胭脂染，　直綴時聞膩粉香。

五官曰：這里無人，濟公可同娘子一睡。只見酒保上來道：使不得。濟公吟詩一絕云：

滿庫瓊芳鬪色鮮，　就中一朵最堪憐。
恁伊萬種風流態，　惟有禪心似鉄堅。

五官喜曰：真佳作也。濟公又吟一絕云：

昔我父娘作此態，　生我這箇臭皮袋。
我心不比父娘心，　我心除酒都不愛。

吟罷，又喫幾碗。漸漸天晚，五官曰：濟公晚了，回寺不得。五官令當直扶濟公下樓，與李提點別了二人，徑到新街劉行首家。虔婆接見，十分歡喜，道：五官人，今日如何帶這醉風和尚來？五官曰：他晚了，回寺不得，同來借歇。虔婆曰：無礙。便叫兩箇女兒來相見，令安排酒。五官曰：我們已醉。五官令大姐同濟公去睡，五官與二姐睡了。大姐推濟公入房中，坐在床上，關了房門，與濟公脫衣裳。濟公曰：阿呀，罪過。相被大如纏得酒醒，起身開房門欲走，又怕巡夜的捉住。只見春臺畔大火箱有些熱，便扒上去，放倒頭睡了。大姐也自去睡了。濟公聽得朝天門鐘響，急扒起來，推窓一看，東方已動。遂題一絕云：

暫假夫妻一宿眠，　禪心淫慾不相連。
昨宵姑順君台意，　多與虔婆五貫錢。

題罷，見臺子上有昨夜剩的酒一壺，乃飲畢，又吟一絕云：

從來諸事不相關，　獨有香醪真箇貪。
清早若無三碗酒，　怎禁門外朔風寒。

濟公寫訖，遂開大門，一逕去了。虔婆聽得門響，急起視之，只見臺子上一幅字紙，獨大姐睡著。問時，大姐曰：夜來如此如此。虔婆曰：真童男子也。須臾，五官起問濟公，虔婆曰：早去了，卓上遺幅字紙在此。五官一見，乃曰：不枉了出家人。却說濟公踏凍出清波門，自思如今身寒肚又飢，且去萬松嶺尋箇施主，討些早飯喫。逕赴陳太尉府前，見一門公掃地，濟公曰：煩與我通報。門公乃去箕帚入報，太尉慌忙走起，逕到廳上。濟公向前問訊，太尉曰：如何久不相見？濟公曰：歸家一年，回寺被長老拘束得緊，數

日前得火工三碗酒喫，吊動念頭，連日在城中同沈五官閑戲。日昨去新街劉行首家歇，起早逃出，特到府中。太尉大笑，取湯來。濟公曰：湯不要喫。太尉曰：我理會得，你只要酒喫。命當直的整治肴饌酒果，濟公喫了十五六碗。太尉曰：你身上冷否？濟公曰：頑皮袋，由他凍。太尉曰：你身上穿一領破直裰，脚下著一雙破僧鞋，赤條條露雙腿。我今送你一疋綾子，一箇官絹，做件衣服，銀一兩作裁縫錢。濟公曰：我儂無有報答你，你明年上冬有場大灾，你將紙筆過來，取箇香盒，閑人暫退。濟公遂寫字放在香盒內，如法封固，付與太尉，令安在佛堂前，明年有灾時，可開來看。其後太尉忽患一發背，大如茶甌，痛不可忍，百般醫治不痊。猛然思起濟公留下香盒，急取來看，但見盒內寫著一方。太尉如法修合，遂果獲效。此係後話。且說濟公其日得了綾子、官絹、銀兩，遂拜謝太尉。纔下嶺，見一夥乞兒凍倒在地。濟公曰：苦惱，我有些東西與你。袖中摸出綾子、官絹、銀兩，盡與眾人。迤[這-言+里]歸到靈隱寺，見首座曰：你連日在何處？濟公曰：我連日在昇陽樓飲酒，新街里宿娼。首座曰：好好，你又喫酒，又歇娼。濟公曰：我明明裡去，不強如你們黑地裡去。首座曰：長老昨日問我，我說你十六廳朝官處探訪，原來這樣胡行。急拖入方丈見長老，言濟公私自出去喫酒宿娼。長老大怒，令侍者打二十拖倒，揭起直裰，濟公却不穿褲子，轉身露出面前那物事來。眾僧大笑。長老曰：這廝如此無禮。首座曰：先師護短，容他慣了。長老曰：風顛之人，不必打他，且放起來。濟公呵呵大笑，出方丈來曰：你們拖我見長老，却不打我，好漢子和你跌三交。眾僧曰：不采你這風子。濟公曰：賊牛們，却又怕我。自此愈加風顛。眾僧皆來同長老計議，怎生逐得他出去？長老曰：他是先師徒弟，如何逐得？監寺曰：某有一計，自然使他安身不得。眾曰：却是怎麼？監寺曰：比先寺中有箇鹽菜化主，每日化來，常住公用此職事最難，他化不得，自羞回也。如今可買一尊酒，整頓齋，使他大醉，倘若應允，亦不過月餘矣。眾僧曰：妙計，只恐他不允。監寺曰：他只要酒喫。是日整齋置酒，請濟公喫。濟公到方丈坐定曰：長老喚我做甚麼？長老曰：眾僧買酒在此請你。濟公曰：却又蹺蹊，你且說為何請我？長老曰：我初住持，不識前事，先是此等有箇鹽菜化主，如今一向無人，今欲立箇化主，要你開疏頭，因此請你。濟公曰：既要寫疏，且只喫酒，若醉方有文章。長老曰：你只顧喫。當時行童將隻大碗放在濟公面前，一上喫了三十餘碗，暫住侍者遂將文房四寶放在卓上，濃濃磨墨，濟公起身拂紙而就，文不加點，云：

伏以終朝易過，衣食難求。空門內皆倚檀那，寺院中全憑施主。倘無施主，房宇便東倒西歪；若沒檀那，和尚就忍飢受餓。衣非

綾錦，也須得綿布遮身；食不珍羞，亦必用酸薤過粥。費用雖不奢華，人多也難掙挫。輒持短疏，遍叩高門。不來求施衣粮，但止化些鹽菜。灶戶口燒造殷勤，園圃人種作勞碌。羞將痴臉懇求他，全仗勸欣資助我。莫怪貧僧朝朝饒舌，皆因弊寺日日用他。一碗糙米粥，無他怎送入飢腸；半碟黃酸薤，有你乃能充餓口。和尚箇般若惱子，達官普發歡喜心。日化八貫資財，供入常住增富貴；朝忝三寶賢聖，願祈施主永安寧。謹疏。年月日。

濟公寫罷，長老并眾僧都喝采，令行童取酒來，濟公又喫了十餘碗。長老曰：一客不煩二主，再冷你做箇化主。濟公曰：我是風子，如何做得。監寺曰：濟公結識的是十六廳朝官，十八箇財主，莫言一日八貫，便是八十貫，他也化得。長老曰：原來恁地。濟公曰：相識家止好索他些酒食，如何又化他錢財。長老曰：你胡亂化半年三箇月，我這裡便今人代換。濟公此時已醉，應道：喫了你們酒，如何推得過。長老大喜，便交鋪香花燈燭，請濟公坐了，受長老三拜，收拾齋襯果品，遂別長老出方丈。心內暗思，我反被局了，在這裡亦不秀氣，不如一發起了度牒，別處去罷。轉入方丈，長老問何故又回。濟公曰：我思做此化主，永免去各處去化，身邊又無度牒，只道我是野和尚，故此回取度牒。長老曰：說得是。即令監寺取度牒，付與濟公收了自去。且說濟公出山門，逕到白樂橋坐，思：這夥禿驢合成圈套，明是局我出來。淨慈寺德輝長老，平素與我契合，我往投他，必然見留。逕望淨慈寺來，入見長老問訊。長老曰：濟公何來？濟公曰：說不得，弟子被眾局我做鹽菜化主，弟子初時不肯，後被他灌醉，一時應承。今思明是局我出門，故特來投，希留為愛。長老曰：你是靈隱寺有分子孫，如何空身出來？濟公曰：我不要他東西，只因被這班欺侮過不得，望我師慈悲。長老曰：留自留你，只是昌長老面上不好看，老僧明日寫一柬去，他若回字來，那時收你，兩家都好看。濟公曰：我師見是。當晚，濟公就方丈中暫歇。次早，長老寫了書，差傳使詣靈隱寺。時昌長老正在方丈中坐，侍者報：淨慈寺傳使在此。長老交進來，傳使將書呈上云：

南屏山淨慈寺住持比丘德輝，稽首師兄昌公法座前。即晨新篁漸長，綠樹成陰。恭惟尊候，安享禪規，倍增清福。上剎散僧道濟到弊寺，言蒙差作鹽菜化主。醉時應允，醒却難行。避于側室，無面回還。特奉簡板，伏望慈悲。念此僧素多酒症，倘覷薄面，明日自當送上。

昌長老一見，大怒曰：道濟受某三拜，不曾化得半文錢，便來討錢，我寺決不用他。令侍者取筆，就簡板後批八字云：

似此顛僧，無勞送至。

批罷，付與傳使自回。且說德輝長老正與濟公話間，忽見傳使至前施禮，將前言細說，呈上簡板。長老大怒曰：這畜生，我又不屬你管，如何這等無禮。濟公曰：便是檀板頭不曉事，只為我交長老受氣。長老曰：濟公，我收你在此，替我爭氣，就陞你本寺書記僧，一應榜文開疏俱是汝。濟公謝了長老，自去選佛場坐禪念經。不覺已過月餘，忽一日，濟公閑步出山門，走至長橋[土*免]下，只見賣餜飳兒王公在門首擂荳。王公曰：濟公多時不會。濟公曰：我被靈隱寺赶出來，今共你做隣舍。王公曰：你坐一坐，待我買賣淨些，同你下棊。就掇條凳子，在門前安下棊盤。濟公曰：我儂贏得喫一盤餜飳，若輸了，你便打我一箇栗暴。王公大笑。二人下了五六盤，濟公却輸了一盤。王公曰：出家人不打你，只與我寫一招牌。濟公曰：我無酒，却寫不得。王公便與濟公對門方家酒店裡，濟公一上喫了十五六碗，曰：你要寫甚樣招牌？王公拿出一幅紙，濟公提起筆，便寫下十字云：王家清油細荳大餜飳兒。寫畢，濟公曰：我喫你酒，無物相謝，我將方纔下棊為題，寫一篇文在粉壁上。詞云：

無為堂上，敵手相逢。移來一座水晶盤，傾下兩行碧玉子。聚三掣五，奪角爭先。靜悄悄向竹塢松軒，冷清清對茅亭菊檻。排成形勢，黑叢叢萬里干戈；擺定機關，白皎皎一天星象。休言國手，謾說神仙。遍九州奪利于蠅頭，布三路圖名于蝸角。縱橫在我，敲磕由他。箇中訣破著精神，要使英雄滿天下。

咦，　　除非有箇神仙路，　衝破從來七九關。

濟公寫罷，作謝出門，逕往萬松嶺望毛太尉。太尉却好在那里射箭。濟公向前施禮曰：太尉射得好。太尉急忙歇箭曰：何故久不會？濟公把前事細說。太尉曰：今日熱，同你竹園中乘凉喫酒，至晚而散，仍于府中歇住五七日。濟公曰：我還要去望陳太尉。遂別，逕到陳太尉府前。門公通報，太尉出迎。茶罷，便令安排品饌飲酒。至晚，又留在府中歇住二三日。濟公猛省曰：長老把我為人運出來十餘日，他必嗔怪。遂別太尉，逕來淨慈寺。却說德輝長老，半月不見濟公，心中嗔惱，差火工四下尋覓。到長橋，只見濟公在餜飳鋪中。火工向前曰：濟公，長老有請。濟公便起身入方丈，見長老曰：老僧再三囑付，緣何不改前非？濟公跪在面前曰：告我師慈悲，弟子許久不去望相識，偶至萬松嶺，蒙毛太尉留住五七日，陳太尉府裡住二三日，故此擔閣了。長老曰：我不信二位太尉是朝廷近侍官，如何敬你？且說你的本身事，我便饒你打。濟公請紙筆，便作一詞，名臨江仙云：

粥去飲來何日了，都緣皮袋難醫。這般軀殼好無知，入喉纔到腹，轉眼又還飢。惟有衲僧渾不管，且須慢飲三盃。冬來猶掛夏

天衣，雖然形醜陋，心孔未嘗迷。

長老大喜曰：既然朝官與你好，如何做不得鹽菜化主？濟公曰：做到做得，爭柰不怯氣化，來請這夥賊禿。若是長老這等相愛，休說鹽菜，便一日要十箇猪也有。長老大笑道：我寺中原有壽山福海藏殿，如今[土*冊]壞，若得三千貫錢，便可起造，你化得否？濟公曰：非是弟子誇口，三千貫只消三日便完。長老便令侍者，請鹽寺買辦酒肴素食，羅列于方丈。長老親陪濟公，喫得大醉。長老曰：要開疏頭，你醉了，明日寫罷。濟公曰：我是李太白，但酒多越好。乃令行童取過文房四寶，濃磨了墨。濟公提筆起，一掃而就云：

伏以佛日增輝，法輪長轉。夫佛日者，乃佛光洞照；法輪者，是法力傳流。切見南屏山淨慈寺，承東土之禪宗，稟西湖之秀氣，殿閣軒昂，門樓高大。近因藏殿傾頹，便覺僧家寥落。是以法輪不動，食輪怎得周全；藏殿若完，佛殿自然氣象。欲得壽山福海莊嚴，須仗達官長者歡喜。捨金賜鈔，須休心下躊躇；運木擔泥，且便眼前成就。輪轉無休，檀那永固。募緣化主書記僧道濟謹題。

寫罷，長老大喜。次早，濟公到方丈，別了長老出門，逕投萬松嶺來。忽聽一聲喝道，言太尉朝回。少頃，毛太尉近面，太尉曰：這早何處去？濟公曰：我早，太尉又早。太尉曰：我是官身，朝裡去方回，你出家人，正好穩睡。濟公曰：亦有一事，睡不能熟，進府訴稟。太尉便令整治早飯，問濟公：適間欲說甚話？濟公曰：弊寺有座壽山福海藏殿跌倒，今欲修造，須三千貫錢，因此特來，望太尉一力完成。將出疏簿，遞與太尉曰：我那有三千貫，些少布施使得。濟公曰：教我再化何人？太尉曰：既如此，可停一兩月，待下官輳集。濟公曰：箇却使不得，三日內便要。太尉曰：你正是風子，三千貫錢如何更有？濟公撇了疏簿，急急起身。太尉趕出去，將疏簿去還他。濟公拿起，又丟入去，一逕奔走。太尉分付門公：今後濟風子來，休放進府。且說濟公逕自回寺，首座問曰：化得若干？濟公曰：後日皆完。首座曰：今日無一文，後日那得完？濟公曰：不要你憂，我自有道理。首座說與長老，長老亦不信。次日，眾僧咸對長老言：濟公今日不出去化，因在灶下捉虱子，明日如何有？第三日，毛太尉早朝，但見一皇院子來道：娘娘有旨宣。太尉急忙到太后宮中，拜舞罷，大后曰：毛君實子童，夜來三更時分，見一金身羅漢言道：淨慈寺壽山福海藏殿崩珊，化鈔三千貫，再言疏頭在汝家，後有名字。太尉大驚，暗思：濟公非凡人也。乃啟奏曰：娘娘，兩日前淨慈寺書記僧，委有疏頭留于臣處。太后曰：寶庫內有三千貫脂粉錢，子童共你到淨慈寺，認此金身羅漢。太后懿

旨，備辦鑾駕，娠妃彩女，隨往淨慈寺行香。毛太尉押解三千貫鈔。其日濟公在房中曰：此時將及來也。行出房門，高叫：都來接施主使去擂鼓撞鐘。長老聽得，急使侍者問消息。只見門公報道：有黃門使來說，太后娘娘行香。長老忙披袈裟出方丈，引滿寺五百餘僧迎接。只見太后鳳輦到來，長老等于山門外接見。娘娘謂長老曰：子童，昨夜三更時分，夢一金身羅漢來，化鈔三千貫，修造藏殿。今日送鈔在此，子童要認這尊羅漢。長老見說，擡著香爐，引五百餘僧，團團在佛殿上看經。此時濟公來在數內，却從面前過。太后指曰：正是此僧。方欲下拜，濟公急忙打箇根斗，褲兒不穿，露出前面這件物事，扒起便走。長老就奏娘娘曰：此僧平日有些風症。太后令毛君實將三千貫交與庫師收了。太后自回，長老眾僧送出山門，自回方丈，令尋濟公不見。忽一侍者來曰：濟公引領一夥小兒，撐一隻船，到西湖採蓮。長老曰：濟公要這藏殿完成，一時遂顯靈感，今恐被人識破，故作此態。濟公將船划過石岩橋登岸，令小兒划船回去，却自望古蕩里摸去教場橋，登東廁，只見尿缸內一箇蝦蟆，浸得老漲的。濟公曰：苦惱亦是輪迴，我與你下火。作頌云：

這箇蝦蟆，死也掘強。瞑目並牙，跏趺合掌。佛有大身小身，即非我相人相。一念悟來，離諸業障。

咦，　　青草岸邊尋不見，　分明月夜梨花上。

濟公念罷，只見半空中青衣童子叫曰：多虧師父，已得超昇。眾皆喝彩。忽一人拖住濟公曰：師父同你前面坐一坐。濟公曰：阿哥，你是何處？那人曰：我是西溪安樂山永興寺長老，聞清溪道士徐公說上人清德，累欲一見，今日小人有緣，且去飲三盃。二人行過古蕩街，逕望永興寺來。此時長老正在山門下乘凉，濟公向前施禮。長老曰：師兄何來？砧基曰：此是濟長老也。長老大喜，請入方丈，賓主坐定。茶罷，問砧基何處相遇，砧基說蝦蟆下火故事。長老嘆羨，令整酒饌。濟公恁意飲了一夜，次日請徐提點陪侍。長老要造安樂橋，凭濟公開疏云：

伏以山藏古寺，水接平橋。西溪市北，安樂山橋，珊損年深，往來不便。欲建運雲之勢，全憑駕石之功。資金浩大，獨力難成。輒持短疏，遍扣大檀。誠哉勸資，慨然樂助。叠石橫空，杜預建時從古有；跨溪通道，相如題後豈今無。不慚風漱石，還愛月盈河。水流碧草環中過，人在蒼龍背上行。橋梁萬代，福祿無窮。

寫罷，二人迤[這-言+里]行至崇真寺夜宿。次日到洗馬池閑翫，題云：

昔日曾聞洗馬池，　悠然此景在西溪。
風生水面波紋細，　日上堤邊樹影低。

水底青天沉翡翠，　波中明月浸琉璃。
何如花下退朝去，　喜看鴛鴦戲石磯。

自是濟公只在永興寺、崇真寺、清溪道院幾處盤桓，不覺過了四箇月。時值初冬天氣，濟公覺道身冷，思量我出來長久，須回寺去。於是別了長老并徐提點，便向石人嶺來。時見上天竺懺首同一道人坐地，見濟公來，二人起身相見。懺首曰：汝在何處？長老差人各處尋覓。濟公曰：我在永興寺住了四箇月，恐長老見嗔，今日故回，汝等何往？懺首曰：你不知我寺講主，九月二十夜著賊偷得一空，聞知西溪街上鄭先生卜得好卦，故令我問課回來。濟公曰：我實不知，既如此，同你去望他。二人落了石人嶺，逕至寧棘庵。講主正在方丈中煩悶，濟公向前施禮曰：失彩，失彩。講主曰：久不相會，何故不來看我？濟公曰：我儂今日偶遇懺首說，特來望你。講主曰：老僧掙了一世，今一夜皆空。濟公曰：出家人要財物何用，待他偷去，倒省得記掛。講主曰：我積趲來，要修僧房，起鐘樓，今被偷去，與外人說不得，只好自知，故此煩悶。濟公乃曰：如此我作一律，替你解悶。題云：

啞喫黃瓜苦自知，　將絲就縱落人機。
低田缺水遭天旱，　古菓安身著鬼迷。
賊去關門無物了，　病深服藥請醫遲。
竹筒種火空長炭，　夜半描龍畫向誰。

講主大笑曰：妙哉，雙關二意，我肚中多悶，你休回去，在此相伴，解嘆我也好。濟公曰：只怕無酒喫。講主曰：別物無有，惟酒你喫不了。濟公曰：既有酒，莫說一兩月，便是一兩年也在此。眾人大笑。自是濟公又在天竺過了兩月，看看臘近，講主留過年。濟公曰：這却使不得，須回寺過年。乃別講主，向淨慈寺來。山門口撞見監寺曰：濟公一向在何處？濟公曰：我在老婆房裡。監寺曰：你是風子，我不理你。濟公逕入方丈，見長老向前施禮。長老曰：不與老僧說知，一直出去半載，是何道理？濟公曰：偶然閑走，望長老慈悲。長老道：我却不怪，反被眾人笑。濟公曰：今後再不敢如此。自此濟公只是坐禪念經。時值三月天氣，濟公對長老說：我從歸寺，並不曾出門，今欲出去望相識，特稟長老。長老曰：你去只可一兩日便回。濟公曰：謹領。乃離方丈，逕投萬松嶺來。至毛太尉府，令門公通報，太尉忙出迎接入坐。茶罷，太尉曰：自從同太后娘娘到你寺，已半載餘矣。濟公曰：向日深虧相公完成這庄勝事，近思酒飲，特來相探。太尉曰：你且坐，今日園子掘得些笋，將一半進朝，一半在此，令煮來與你嘗新。濟公大喜，一上喫大半碗，道：滋味極美。佛語云：一寸二寸，官員有分。一尺二尺，百姓得喫。和尚要喫，直待織壁。我儂虧太尉得嘗新，長老在寺夢也

夢不見。我且剩幾塊，持歸奉長老。太尉道：此是殘剩，另將一盤來，用荷葉包固。濟公提荷葉包作謝，遂行。一路向淨慈寺來，山門下首座曰：手裡包兒，莫非狗肉？濟公道：不是包內之物，你們夢也夢不見。眾曰：却是甚麼？濟公把包兒塞將過去，曰：你且聞一聞。逕入方丈。長老曰：你今如何便回？濟公曰：我一逕毛太尉府中去，却好嘗新笋。我討得一包，與長老嘗新。長老曰：難得你。濟公令侍者取一盤來，將荷葉包解開，傾在盤內，托上長老面前。長老喫了三二塊，人各分些，眾僧皆來討笋喫。長老曰：有數，這些都分了。濟公曰：我儂在毛太尉府中說禪機，漏將笋來，你們只顧白口要喫。長老曰：你說甚麼禪機？濟公曰：一寸二寸，官員有分。一尺二尺，百姓得喫。和尚要喫，直待織壁。長老曰：絕妙，絕妙。眾僧曰：你化些來，與我們嘗新也好。濟公曰：眾僧有將新笋為題，作得一詩，我儂便去化兩担來。長老便作一絕云：

竹笋初生牛犢角，　蕨芽新長小兒拳。
旋挑野菜炊香飯，　便是江南二月天。

濟公曰：今日不許，明日也無，後日還你兩担。長老曰：這新笋初生，如何論担？濟公曰：休要管。次日，濟公逕投萬松嶺毛太尉府裡來。到廳坐定，濟公曰：昨日蒙賜笋，長老喫了，眾僧都討我，儂一時說了口，今日故來化緣兩担。太尉曰：若過十餘日，出得廣時便有。如今初放標，何能論担？園子曰：昨夜頗暖，都鑽出頭來。太尉喜曰：將疏頭來與你笋。濟公請帋筆，一揮而就云：

錦屏破玉，偏宜我等齋盂；粉節出墻，已屬他人風月。正好拖泥掘出，那堪帶露担來。鹽油鍋內炙就黃金，湯水釜中煠成白玉。滿滿盛來沒底碗子，齊齊喫去無心道人。趁嫩正好結緣，沒後難得進口。山僧盡嘗滋味鮮甜，施主專享福祿永固。

太尉喜曰：今日方透芽，且養他一夜，明早掘去，還多得些。濟公曰：正好，正好。太尉當晚留濟公在府歇了。次早，同濟公步入竹園中，只見掘起約有五担，撥五箇當直人挑送。濟公謝了太尉，投淨慈寺來。眾僧在山門下，遙見濟公領五担笋來，急報長老。濟公曰：笋便化了，你等可出五百文鈔還脚錢。長老曰：老僧自有。令侍者取鈔五百文，付五箇送笋人去訖。長老令煠笋與眾僧喫，喫罷盡散。却說濟公猛思：靈隱寺昌長老已死，不去送得喪。聞得印鉄牛做長老，要去望他。離寺過六條橋，徐步行至靈隱寺前，見侍者曰：煩希通報。侍者入方丈曰：淨慈寺濟書記來訪。長老曰：風子不要采他，你去回報不在。侍者報濟公，濟公大怒，便走到西堂房裡，望小西堂亦不在。問行童借筆，去冷泉亭下，作詩一律云：

幾百年來靈隱寺，　如今却被鉄牛閂。
蹄中有漏難耕種，　鼻孔撩天不受穿。

道眼何如驢眼瞎，　寺門常似獄門關。
冷泉有水無鷗鷺，　空使留名在世間。

寫罷付行童，仍于西堂粉壁題云：

小小庵兒小小窓，　小小房兒小小床。
出入小童并小行，　小心伏事小西堂。

濟公別了行童，自回寺。却說靈隱寺有人入白，長老怒曰：臨安府趙太守，是我故交。凅他砟去淨慈寺門外兩傍松樹，破他風水。却說德輝長老，一日共濟公在方丈中，忽見侍者報曰：山門外趙太守，帶百餘人，要砍兩傍松木。長老曰：如何是好？濟公曰：長老休慌，待我去見他。長老曰：這官人十分利害，汝去見他，須用小心。濟公曰：我師寬心。言訖出山門，太守在外叫和尚，濟公向前施禮。太守曰：你便是甚麼濟顛，久聞你善賦詩，今來見我，有何話說？濟公曰：聞知相公要伐敝寺松木，有詩呈上。

亭亭百尺接天高，　曾與山僧作故交。
滿望枝柯千載茂，　可憐刀斧一齊拋。
窓前不覩龍蛇影，　耳畔無聞風雨號。
最苦早間飛去鶴，　晚回不見舊時巢。

太守見詩大喜，見山環翡翠，屋隱烟霞，令濟公作詩云：

白石磷磷積翠嵐，　翠嵐深處結茅庵。
煮茶迎客月當戶，　採藥出門雲滿籃。
琴掛葛絃鳴素志，　窓開風拂罷清談。
今朝偶識東坡老，　四大皆空不用參。

太守嘆賞不足，曰：下官亦續一律云：

不作人間骨肉僧，　霜威隱隱骨稜稜。
金芝三秀詩壇瑞，　寶樹千花法界清。
得句逃禪寧縛律，　即心是性不傳燈。
我來問道無餘事，　雲在青天水在瓶。

須臾齋畢，太守自回。長老入方丈，謂眾僧曰：今日若非濟公，誰人解得。却說濟公閑行至長橋，見賣餶飿兒門上貼著斗書，吃了一驚，走入見王婆在棺材邊哭。王婆曰：阿公和你素好，後日出殯，你來送喪，就請你下火，念阿公平日之面，說兩句禪機，令他西方去。濟公曰：如此準來。行到長橋上坐著，只見賣蘿蔔的沈乙，挑了空担來曰：師父多時不見，同你飲一碗何如？濟公曰：甚好。二人走入酒店坐定，沈乙篩酒，濟公一上喫了幾碗。濟公曰：難得你這片好心，我看你巴巴碌碌，何時是了。不□隨我喫碗安單飯也罷。沈乙曰：我久懷此意，若師父肯提挈，今日便跟師父。濟公引沈乙來寺，參見長老。濟公曰：弟子尋得一徒弟在此，望長老容留。長老遂與他摩頂受記，改名沈萬法。次日飯後，濟公令沈萬法

扒些火來。萬法曰：要火做何用。濟公曰：我今日閑坐，烘幾箇虱子。少刻，萬法掇一盆火來，濟公脫下直裰，在火上一烘，兩箇虱子做一塊鑽出來。濟公曰：虱子也有夫妻，我欲咬死，又恐污了口，不如就火中燒化。便放虱子火中，口念云：

虱子聽我語，汝今當記取。類于虫蟻中，只與血肉處。清淨不肯生，來生我袴里。大不大如蒜，亦有夫和婦。宛轉如是生，咂我何時悟。我身自非欠，你豈能堅固。向此一爐火，切莫生驚怖。拋却蠕動軀，莫復來時路。

咦！　烈焰光中爆一聲，　剎剎沉沉無覓處。

是日，濟公分什沈萬法道：我去長橋送王公喪了。便回逕去。喪事將起身，濟公曰：我一發替他指路。口念云：

餺飥兒，王公　秉性最從容。　擂豆擂了百來拒，　蒸餅蒸了千餘籠。　用了多少香油，　燒了萬千柴顯。　今日盡皆丟散，日常主顧難留。　靈棺到此，　何處相投？

咦！　一陣東風吹不去，　鳥啼花落水空流。

一壁起材，行至方家局燒化。濟公手提火把道：大眾聽著：

王婆與我喫粉湯　要令王公往西方。

西方八萬四千里，　如今且只在餘杭。

念罷，只見一後生來，在王婆面前作揖，乃是女兒鄰舍。先是王婆有一女，嫁在餘杭，比時有孕，不來送喪。昨夜五更，養得一箇男兒，肋下有四硃字，寫道餺飥王公，因此特央鄰人報生。王婆聽得大喜，眾人驚駭。濟公被眾人圍住，便跳在卓上，打箇跟斗，露出下面物事來，眾人大笑。濟公趁笑間一逕走了，乃入清渡門，來新宮橋下沈平齋生藥鋪裡。他家媽媽尊敬濟公，見濟公，忙請入內坐定。茶罷，媽媽便令安排酒來，將一隻大碗安在濟公面前。濟公一上喫了十餘碗，已有醉意。養娘又托出一碗辣汁魚來，媽媽道：再喫幾碗。濟公又喫了十數碗，十分酩酊，作謝媽媽，撞到清波門，一交跌倒。把門的并過往人圍住，其中有認得的道：這是淨慈寺濟書記，能吟詩，極好，只是喫酒沒正經。濟公聽見說，傲起來曰：誰人說我沒正經？便歌云：

本是修來四果身，風顛作逞混凡人。能施三昧神通力，便指凡人出世津。經卷無心看，禪機有意親，醉時喝佛罵天真。渾身不見些兒好，一點靈光絕勝人。

認得的，扶起濟公，攙到十里松，又跌倒了。直到淨慈寺，報知長老，叫沈萬法急出山門。到十里松向前道：師父回寺去。濟公曰：賊牛，駝我去。把沈萬法吐了一頭一臉，沈萬法駝到厨下麪床上，放師父睡了，方去洗臉。濟公跳將起來，高叫：無名發，呀呀呀。眾僧都道：濟公酒狂。濟公曰：駝我見。長老又叫：無名發，呀呀

呀。眾僧不曉得，都去唾了。濟公不住口連叫。到三更時分，羅漢堂琉璃燈燒著，旛脚火起，濟公遶廊下叫：無名發，呀呀呀。敲各房門，眾僧撩亂起來，各自收拾猛火，隨風焰焰騰騰，延燒佛殿兩廊各僧房。濟公曰：燒得這禿驢們好。忽然弓兵入來，捉住兩箇監寺出官，只不見長老。這火直燒到次日午時還未滅，止留得山門不燒。眾僧對濟公曰：許多佛力，因何不能護持？濟公口占四句云：

無名一點起逡巡，　大廈千間盡作塵。
非是我佛不靈感，　故要樓臺一度新。

話間，官府救火，就將兩箇監寺枷在長橋上。眾僧在火場上商議：不知長老何處，怎生救得兩箇監寺？濟公曰：監寺且遲遲，尋長老要緊。眾僧曰：必定睡熟，在方丈燒死了。侍者曰：我們真箇不曾見長老出方丈門。濟公說：既然如此，且著火工去扒地。扒了多時，並無踪跡，只見一塊砌平磚，上面惟留下八句詩云：

一生無利亦無名，　圓頂方袍自在行。
道念只從心上起，　禪機俱向舌根生。
百千萬劫假非假，　六十三年真不真。
今向無名叢內去，　不遺一物在南屏。

濟公曰：長老自歸天台山去了。且令火工收拾些燒不盡木頭，搭起幾間茅屋，眾僧安身。濟公行至厨下，見一大鍋熱湯，高叫：此間好熱湯，且來洗面，我有一隻曲兒，唱與你們解悶。唱云：

淨慈寺，盖造是錢王。佛殿兩廊都燒了，止留得兩箇金剛。佛也悶，放起玉毫光，平空似教場。却有些兒不折本，一鍋冷水換鍋湯。

眾僧齊笑：你便風狂，兩箇監寺枷在長橋，你須救他。濟公一程走到長橋，見兩箇監寺枷在那里。濟公曰：你兩箇板里鑽出頭來，好像架子上安砲燈。監寺曰：阿哥，你不救我們，反來戲謔。濟公曰：我救你，救你。逕往毛太尉府中。太尉接見曰：回祿，回祿。濟公曰：說不得。二人坐定，太尉便交安排酒喫。至半酣，濟公曰：我儂多感太尉在此喫酒，兩箇監寺枷在長橋，望太尉一救。太尉曰：不妨，我寫封柬去與趙太守就放。次早，濟公對太尉曰：我儂且去火場上看看。行至寺門，只見兩箇監寺回來。眾僧大喜，問道：如何得放。監寺說：虧了濟公央毛太尉一柬，分付趙太守，因此放回。眾僧俱謝濟公。首座曰：兀誰做得本寺長老。濟公曰：必須是蒲州報本寺松少林長老可做。監寺曰：此長老實好，只是年紀高大，如何肯來？濟公曰：你們要他來，必須買酒請我。監寺曰：此係大家之事，見今無錢，那得酒請你？我自修書，令人去請。濟公曰：請不來時，休怪我笑，一程望太尉府去了。寺中眾僧修成書柬，令傳使往蒲州報本寺，見了長老，呈上書柬。長老曰：老僧年

邁，如何去得？傳使再三求請，長老曰：非為他故，實難行動。令知客管待。齋畢，傳使辭謝，回至本寺，將前事備陳一遍。首座曰：必須濟公寫書，再令傳使去。眾僧曰：是。便買一埕酒，請濟公一上，喫了十餘碗。濟公曰：前日請少林長老傳使回來，如何說？首座曰：前日空走了一遭，今特要你寫書柬子。濟公即時寫成封固，遞與傳使，起身來到蒲州，投見長老曰：老僧前日分付去了，如何又來？傳使曰：濟書記今有簡板在此呈上。長老折開，一見大喜。書云：

象法浸凋，宗風淡蕩。往往來來無發落，紛紛漫漫自尋芳。須仗本色高人，今日大家公議。恭惟少林大和尚，行光先哲，德庇後昆。施佛教之鈴鎚，展僧人之鼻孔。休負諸山之望，莫辭一水之勞。惠日峯前，識破嶮崖之句；南屏山畔，愿全靈璧之光。慨順人情，毋勞牽鼻。

少林長老看罷曰：此回只得去走一遭。便令擂鼓撞鐘，聚大眾，選有德行者住持本寺。掛了牌，分付傳使先回，交濟書記休要出去，老僧收拾行李，只在月內便到。傳使作別，先回本寺報知。眾僧大喜，留濟公在寺。濟公曰：若不出去，那得酒喫。一逕便走，叫他不住。監寺曰：若留他，每日那有錢買酒。不留他，長老來又不歡喜。首座曰：容易，我有一大空坛，寄在人家，將去盛了湖水，泥了坛頭，只做賒的酒，直待長老來方開，可取一笑。監寺曰：最好。便尋濟公回來。首座曰：濟公，我們無錢賒一坛好酒，你看過了，直待長老來方開。濟公曰：不妨，你們賒來。須臾，兩箇火工扛到濟公面前。濟公曰：打開來嘗一嘗。首座曰：新泥的開了要出氣。濟公曰：也說得是。便掇一掇道：也了得，我一醉。令火工扛在草屋下安著。過了數日，有人報長老到，眾僧都出遠接。少林長老到寺，眾僧參拜長老畢，就與濟公講話。濟公曰：不要慌，且了正事。便將一塊磚打開泥頭，但聞水氣，大怒，一下打碎了坛，罵道：這夥禿驢，分明弄我。少林長老聽得，問曰：做甚麼？侍者曰：濟公要酒喫作鬧。長老曰：濟公要酒喫，胡亂買兩瓶請他。忽濟公到長老面前曰：可柰這班禿驢弄我。長老曰：休要與他們一般見識，我自買酒請你。濟公曰：不曾與長老接風，甚麼道理，反要長老買酒請我。少刻酒來，濟公喫了，長老曰：老僧初到，不知本寺曾立被燒募緣榜疏否？濟公曰：這班禿驢，各自做家火，那管正事。長老曰：今日你就與我寫。令侍者取文房四寶來，濟公揮筆立就，文不加點云：

伏以祝融作孽，照一萬頃之平湖；風伯助威，捲五百間之大廈。烈焰星飛于遠漢，囂塵霧鎖于層巒。各携雲錫以隨身，共駕牛車而出宅。向來金碧，併作烟煤。過門孰不驚心，閉眼尤疑是夢。

切念阿羅漢不能冷坐，放起玉毫光；可憐調御師也被熟熬，失却金花座。雖經世數，未厭人情。鐘鼓重警發于虛空，香火復追崇于先帝。毗耶城裏，從來大有檀那；給孤园中，指日可成蘭若。金剛不壞，鐵塔證明。

長老看了大喜，交侍者把榜掛在山門，往來看者如蟻。越數日，濟公曰：我已化了，明日藝主。至次早，果見朝廷差太尉押到寶鈔三萬貫，言夜夢金身羅漢募緣，故朕完成勝事。長老眾僧謝恩訖，庫司收了三萬貫鈔。齋了，太尉送出山門，擇日興工。諸府州縣官員財主，無不布施。未二年間，殿宇房廊屋舍，皆已落成。忽一日，濟公閑少，至雷峯塔望常長老。長老曰：濟公一向監工辛苦，今日共你作盃。濟公曰：多感。長老令侍者置酒于水雲軒下。時濟公已醉，曰：我儂惱你多，題詩相謝。乃寫云：

極目烟波遠接天，　紅塵疎處結三椽。
不憂風景來朝沒，　只恐水雲到晚連。
青黛山邊飛白鷺，　綠楊堤畔泊漁船。
悠然此地真堪樂，　半是人間半是仙。

寫罷，又飲酒。只見火工來道：長老有請。濟公忙起身謝了，便回寺人方丈。長老曰：那里去來？濟公曰：我儂閑行到常長老寺內，蒙留我飲。長老曰：我有酒在此，特請你。少頃，侍者將酒至，濟公又喫了十餘碗，醉了，口中道：本寺多虧長老做主，我儂也用心成得這模樣，只有兩廊湧壁不完，我心放不下。長老曰：既如此，煩你完成亦好。濟公曰：各處皆化了，惟有臨安府新任王安撫未曾化他。長老曰：我聞此官不及第時，去寺院投齋，被僧人哄弄躲過，嘗怒題其壁云：遇客頭如鼈，逢齋項似鵝。至今恨著和尚，你休化他。濟公曰：不妨，我務要化他。眾僧勸不住，濟公離寺，逕到府前，立于宣化橋上。安撫正在廳上，望見橋上一和尚探頭探腦，分付虞侯悄悄的採進來。四箇虞侯行至橋上，一把採住，把濟公推到廳上跪下。安撫曰：這禿驢敢如此大胆。濟公曰：貧僧是淨慈寺書記僧濟顛，有段姻緣，只有相公省得，特來計較。安撫聽得，便令放起：你若說得好，便饒你打；若說得不好，加倍重打。濟公曰：昔日東坡居士與秦少游、黃魯直、佛印禪師四人共飲，東坡行一令，要一般物，兩箇古人名，後兩句詩，眾人都替濟公擔憂。濟公不慌不忙道：相公聽著。

蘇東坡道：筆毫落地無聲。擡頭見管仲，管仲問鮑叔：因何不種竹？鮑叔曰：只須兩三竿，清風自然足。

秦少游道：雪花落地無聲。擡頭見白起。白起問廉頗：因何不養鵝？廉頗曰：白毛浮綠水，紅掌撥清波。

黃魯直道：蛀屑落地無聲。擡頭見孔子。孔子問顏回：因何不種梅？顏回曰：前村深雪裏，昨夜一枝開。

佛印道：天花落地無聲，擡頭見彌陀。彌陀問維摩：如何話更多？維摩曰：遇客頭如鼈，逢齋項似鵝。

安撫聽了大笑，請濟公入後堂坐定。茶罷，便令整酒，安撫陪侍。濟公曰：敝寺因遭風火，今得十方施主，鼎建一新，只有兩廊湧壁未完，特求相公慨然樂助。安撫曰：下官到任未久，那得布施。濟公曰：若得發心，不愁無鈔。佛語云：明中捨，暗中來。安撫曰：既如此，下官有處。天晚，安撫留濟公宿了。次早，便整理俸鈔三千貫，差人押送濟公，逕投淨慈寺來。長老眾僧接見，盡皆喝采。庫司收貯了鈔，整齋待來人回府，一壁請畫師裝畫。濟公連日在寺看畫，忽思量酒喫，走在九里松，有一人家，起盖三間廳屋，要求兩句佛語上梁。濟公道：將酒來。少頃酒到，濟公一上喫了十二三碗，忙交匠作一齊動手，將梁稱起。濟公立在凳上，念道：

今日上紅梁，　願出千口喪。　妻在夫前死，

子在父先亡。

那財主聽了，心中不悅，誰想濟公的話都是順理。題罷出門，過一餛飩鋪，店主識認濟公，邀入店內，請濟公喫餛飩。濟公喫了，遂把餛飩為題，借筆寫在壁上云：

包羅萬象，性氣粗豪，清淨為根，禮恭叉手。通身上縫隙無餘，鑊湯裏倒番觔斗。把得定，橫吞竪吞；把不定，東走西走。宜是山僧嚼破時，泥牛滿地嘲哮吼。

寫畢，忽有一人倒路死在門首，眾人擾擾嚷嚷。店主見了，慌說：這箇無頭人命，如何是好？濟公道：不妨，我與你做好事。遂向死人作頌曰：

死人你住是何鄉，　為因何病喪街坊。

我今指與一條路，　向前靜處好安藏。

只見那死人扒將起來，逕奔嶺脚下死了。店主并四隣十分歡喜。却說濟公取路回寺，只見四下雲布，一人忙奔躲雨，頭上插著號旗。濟公便問：你儂高姓？後生道：小人姓黃，在竹竿巷糶米，只有一母，見年八十。濟公道：你平日孝順麼？後生道：生身父母，如何不孝順他？濟公道：你前世孽重，我救你，隨我到方丈來。擺下桌子，袈裟圍了，令後生躲在桌子下，濟公桌子上盤膝而坐，念云：

後生後生，　忽犯天嗔。　前生惡業，　今生縹身。

老僧救汝，　歸奉母親。　諸惡莫作，　免得禍臨。

只見老松樹一株打碎，那後生起來作謝而去。濟公一日離寺，到前洋司尼姑寺前。那尼姑一向聞人說，濟公在靈隱寺募緣裝佛，終日喫酒，眾僧理怨大醉，扒上佛頭一吐。次日，三尊大佛真金裝就，

實是活佛，以此要換銅鐘，央冾濟公開疏。濟公却好走到門，公曰：院主正交我來請你。濟公曰：我來正好。入內見院主坐定，濟公曰：要請我，須醉便休。院主曰：我們女僧常不用酒。濟公聽得就走。院主曰：你却忒性急，且坐。少頃，羅列酒肴，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，曰：如今好了，你要做何用？院主曰：敝寺原有口鐵鏡，今要鑄銅鐘，特冾你寫箇疏頭。濟公將過，帋筆便寫云：

師姑鑄鐘，　有鐵無銅。　若要圓成，　連松智松。

寫罷，不別而行。院主見了不悅。却說王太尉出喪，到虎跑寺安葬。石太尉二舍人，一名連松，一名智松，兄弟二人亦來送殯。閑行至尼姑寺內，看見卓子上疏頭內有連松智松四字，大驚問曰：何人寫的？院主曰：濟風子。連松曰：他真是活佛，預先寫弟兄兩人名字。既如此，這口銅鐘，我兄弟一力完成。院主起身相謝，遂備齋待二人罷回。次日，二人一力儔成。却說濟公回寺，有箇老兒賣一片香來尋濟書記，逕入雲堂裡。只見濟公打睡，聽得有人脚步，開眼看時，那老兒胸前摸出一片香來，朝著濟公便拜道：小人特來煩師父與我女兒下火。濟公問道：兀誰？老兒道：小人是抱劒營街行首藍月英的父親，不幸我女兒得病身死，來日出喪，今日特請師父下火。濟公應允。次日，逕覓一隻小舡，渡到石岩橋，上了岸，只見那送喪的人都來了。濟公隨著棺材，到金牛寺前。濟公道：老兒，你要我下火，把幾貫錢與我？老兒道：有百貫錢在此。濟公道：不消這許多，我只要五貫錢，買兩瓶酒喫了，然後下火。須臾酒到，濟公喫了，將火把在手，念道：

綠窓深鎖畫蛾眉，萬態千嬌誰得知。此景此時人已去，空對孤鸞獨自飛。藍行首藍行首，梅花標格，蕙性溫柔。鴛鴦帳裡作生涯，錦繡叢中為活計。卸下石人帽子，脫却金剛草鞋。用恩情索縛住薄情，使五慾箭射入骨髓。琉璃瓶子擊碎，方知總是虛花。幾年閨閣風流，盡屬落花流水。山僧為汝脫骨洗腸。

咦！　掃盡百年脂粉氣，　如今遍體自馨香。

齋罷，濟公忽思起飛來峯住的張公，走去望他。見了張公，只見張婆在裏面走出來道：濟公，你好反！阿公去年七月間痢疾，爭些死了。濟公道：我時常記掛你們。張婆遂整酒肴，濟公任意喫了，道：我擾你多，明日做箇東道請你，你可到東花園前十字路口來尋我。濟公作謝出門，回寺去了。却說張公次日逕到園前，不見濟公，肚裡又饑，只得買些麵喫了。出門便尋東廝，正入擡頭，只見矮柱上掛看箇料絞。張公遂解開海青，束了腰間，一逕回家看時，十錠白銀，三口兒都驚呆了。當晚歡天喜地。次日天明，只見濟公慢慢走來。張公道：濟公，你好不老實，交我丟了一日工夫，那裡等得你來？只得自去買了麵喫。濟公道：喫來喫去，還是我請你喫

的，明日准准等你。阿婆道：昨日真箇虧了你拾得些東西。濟公道：也勾買酒喫。作別回寺。且說張公次日逕到園前，只見濟公先在，二人逕入酒店。張公會了鈔，二人出店，只見東廝門首許多人擾嚷，團團圍住看。張公近前望一望，只見一箇人吊死在昨日掛料絞的矮柱上。張公見了，喫了一驚，對濟公道：這箇罪過怎麼是好？冤業都在我的身上。濟公道：放心，一些罪過也無，自有一段姻緣。我說與你，你前世是箇販茶客人，這人是箇脚夫，因見你是孤客，謀了你五千貫錢，害了你性命，今世起利送來還你，一命填了一命，後世與你無冤讐，因此我要你來這里替你善解，交了這孽。張公聽得說了，嗟呀不已。二人各別，濟公自回寺去。一日，濟公入城，來到清河坊昇陽宮前王家酒店。原來店主人有女兒，年方一十九歲，害了怯病，已經半年，日輕夜重，服藥不效，父母晝夜啼哭。濟公便問，主人把前事說了一遍。濟公道：不妨，我醫得你，先將兩瓶酒來喫了，然後醫治。店主人分付酒保溫酒，濟公一上喫了十四五碗，就交店主人快把女兒的臥房四圍窓楞紙糊了，不要一些通風，把香湯浴了女兒，關上房門。濟公與女兒貼脊坐了，口占八句道：

癆虫癆虫，　身似蜜蜂，　鑽人骨髓，　食人血膿。
患者難救，　我為汝攻。　三昧火發，　逐去無踪。

濟公坐了一夜，只見那女子脊梁內虫鑽上鑽下，此時濟公喫了酒，三昧火發，那虫都逼出了。濟公忙要收治，不期窓外有人把紙窓剜破，這虫從窟籠裡飛走了，至今患者病真藥假。王家女子幸遇濟公平復，滿門拜謝，又將銀五兩送與濟公，一文不要，喫了些酒，作別出門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濟公在寺照料畫工，忽一日起來，見畫一箇神像在壁間，畫工曰：這是兀誰喜神？濟公曰：到像我的嘴臉。畫工曰：你為人好，我白替你畫，如今你也自贊幾句。濟公道：容易。便寫云：

面黃似蠟，　骨瘦如柴。　這般模樣，　只好投齋。
也有些兒差異，　說禪不用安排。

畫工大笑。濟公將了神子入城，逕到裱褙鋪徐家，見濟公千歡萬喜道：連日少會，且請坐喫三盃。濟公曰：難消。一連喫了三四十碗，大醉起身，脚高步低，撞到清河坊。正值馮太尉過，虞候喝濟公曰：你自過去，管我怎的。漸漸太尉至近，喝道：你這和尚，係是出家人，如此無禮。濟公曰：多喫了一碗，在此眠一覺，干你甚事，管我不著。太尉大怒曰：且看管得你著否。四五箇虞候，把濟公扛到府中，當廳跪下。太尉曰：你這和尚，既入空門，須持五戒，却恣意嗜酒，醉臥街坊，是何處僧，好好供來。濟公接過紙筆，供云：

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，幼生宦室，長習儒風。自威音王已前，神通三昧；至傳燈佛下世，語戲辨才。暗通三藏法，背記十車經。善繹五天竺書，能番六國梵語。清凉山一萬二千人，同過滑石橋；天台寺五百餘尊者，齊登鷲峯嶺。圓通纔見竪降旗，百僚聞知皆拱手。雲居羅漢，謾說點頭；嘉州石佛，休誇大口。光剃頭，賣嚮朴，也喫得飯；淨洗手，打口鼓，也覓得錢。蹶強賽過德州人，蹺蹊壓倒天下漢。有時清河坊說些二四，恣逞風狂；有時尼姑寺講些禪機，稍知顛倒。放出無限佯狂顛，笑殺文殊師子吼。唱小詞行雲遏住，對洪飲酒量難降。佛印如此聰明，未嘗脚跟點地。袈裟常被胭脂染，直裰時聞粉膩香。禪床上醉番跟斗，鉢盂內每放葷腥。禪杖打倒龐婆，共道風流和尚。十洲三島，恣意遨遊；四海五湖，無些拘束。捲衫袖，賣弄多少家風；繫脚絣，儘得些兒參透。今蒙取供，所供是實。復有一律云：

削髮披緇已有年，　只同詩酒是姻緣。
閒看彌勒空中戲，　困向毗盧頂上眠。
撒手便能欺十聖，　低頭端不顧三賢。
茫茫宇宙無人識，　猶道顛僧遶市廛。

寫罷呈上，太尉接過一看道：好，將濟公放了。濟公得放，搖搖擺擺行到本寺歇。次早起來，閑行湖邊，只見兩口棺木，許多人簇擁，乃是王員外子王宣教、陶師文女陶秀玉。二人往來罰愿，一不娶，一不嫁。父母得知，逼令別行嫁娶。二人計極，于黃昏時分逃出湧金門，一雙投湖而死。兩家各自撈起，買棺盛貯。陶秀玉放在金牛寺，王宣教放在興教寺，兩處火皆不著，來請濟公。濟公移陶秀玉、材同到興教寺，起材念云：

恭惟陶氏小娘，手扳銀浪，魄散烟波。飲瓊液以忘懷，踏凌波而失步。易度者人情，難逃者天數。昨宵低唱陽關，今日浪吟薤露。母老妹幼，腸斷心酸。高堂賦客，黃昏無復捲朱簾；伴寢蕭娘，向晚不能褰綉幌。化為水上蓮花，現出泥中玉樹。

咦，　波平月朗綠陰中，　莫問王郎歸甚處。

念罷，遂移陶秀、玉材往興教化寺，同化濟公立于轎上，手執火把道：大眾聽著。

切見王生宣教，陶氏秀玉，原欠前世鴛鴦債負。荊棘叢中連理，愛慾池裡比目。双双共墮波心，兩兩同沉沙瀆。今朝帶水拖泥，怎免這場勞碌。王公嗚呼且住，陶母暫停悲哭。陡頓這些公案，山僧與你判牘。

咦，　憑此火光三昧，　各認本來面目。

念罷，只見兩道紅光合做一處，化畢各散。且說濟公仍舊至沈提點宅上相探，提點接見，同到官巷口徐裱褙家，只見掛著濟公神子。

提點道：贊得好，上面空紙再贊幾句如何？濟公再贊云：

遠看不是，近看不像。費盡許多工夫，畫出這般模樣。眉如掃箒，一張大口。不會非言，只會喫酒。看看白頭，常常赤脚。有色無心，有染無著。醉眠不管江海波，渾身藍縷害風魔。桃花柳葉無心戀，月白風清笑與歌。倒騎驢子歸天嶺，釣月耕雲自琢磨。

濟公寫罷，提點同邀徐公到通津橋酒樓上，三人依次坐定，痛飲一日。是晚就宿沈提點家，自此濟公連日在城中。且說東花園前土地廟隔壁，有箇賣青果的王公，其子王二，專喜養虫蟻。時遇八月，王二一日起五更，出正陽門捉促織，行到苧蔴邊，聽得一箇叫得好，分開苧蔴看時，吃了一驚。見這促織在一條火赤練蛇頭上，王二取塊石頭打去，蛇便走了，促織兒已跳在地上。王二腰間取出罩兒，拿了看時，十分生得好，大喜。回家交二嫂取碗井水來浴一浴，放在盆內，喫了早飯，拿出與人鬪，一連贏了數次，以此聞了名。一日，帶了逕來望仙橋上，但見兩對虞候喝道來，乃是張太尉。這太尉亦喜養促織兒，見王二手提兩箇盆，便令虞候喚進府中。王二將虫兒呈上，太尉一見大喜曰：你賣與我，要幾多錢？王二曰：這箇虫兒，父親所愛，相公要買，不敢不從，只與父親說知就來。太尉曰：若肯賣，與你三千貫錢，一付壽材板。王二回家，見父親說知。王公曰：不賣怎的？王二曰：我去討賒帳，他差人來討回話，你說等我回成交。却說張太尉心愛這虫兒，差一幹辦叫柵頭同來王二家。王公曰：其實好箇虫兒，我掇來你看。掇出盆兒，揭起盖來，促織兒一跳，直跳出門外去，被鄰舍雞兒喫了。幹辦曰：王公沒了三千貫錢，一付壽材板。柵頭曰：王二回來，怎肯罷休。王公曰：我是爺，他是兒子，不帕他。二人自去了。只見王二大醉回來，便問：太尉府裡有人來否？王公曰：有箇幹辦同柵頭來，要過一目，我掇出去，說不得這樣苦，一跳出去，被雞喫了。王二聽得說，把卓子一掀，碗碟盤子盡行打碎，鍋子水缸不留一件，跌得滿身疼痛在地。一覺睡到五更，只聽促織兒叫，便慌忙扒將起來，窓外射入月光，揭起盆盖一看，正是原舊好的，日間雞喫的乃是聒子。王二大喜，叫曰：阿公，你且來，不要躲，我日間雞喫的乃是聒子。王公曰：好呀。各自去睡。到天亮起來，喫了早飯，提了盆兒，逕投張太尉府中。門公報知太尉，王二到廳，太尉曰：昨日幹辦說，你的虫兒被雞喫了。王二曰：日昨父親不知，却將聒子出來，被雞喫了，這箇虫兒在此。太尉大喜，叫當直喚柵頭來看了，交三千貫錢，一付壽材板，使人扛送。王二拜謝自回。次日，就與石太尉虫兒鬪，贏了三千貫，一連鬪了三十餘場，無有不勝，因此取名王彥章。漸養至秋深，大限已到，太尉打箇銀棺材，

盛了香花燈燭，供養三七日出殯。眾太尉都來聽濟公指路，濟公曰：大眾聽著。

促織兒，　王彥章，　一根鬚短一根長。
只因全勝三十六，　人總呼為王鐵鎗。
休煩惱，　莫悲傷，　世間萬物有無常。
昨宵忽值嚴霜降，　好似南柯夢一場。

棺至方家峪，張太尉請濟公下火。濟公手執火把，念云：

這妖魔本是微物，只窩在石岩泥穴。時當夜靜更深，叫徹風清月白。直聒得天涯遊子傷心，寡婦房中淚血。不住地只顧催人織，空費盡許多閑氣力。又非是爭奪田園，何故乃盡心抵敵？相見便怒尾張牙，揚鬚鼓翼。鬨過數交，趕得緊急。贏者搧翅高聲，輸者走之不及。財物被人將去，只落得些食喫。縱有金玉雕籠，都是世情虛色。倏忽天降嚴霜，彥章也熬不得。今朝歸化時臨，畢竟有何奇特？仗此無名烈火，要判本來面色。
咦！　托生在功德池邊，　却相伴阿彌陀佛。

濟公念罷，張太尉曰：一發相煩撒骨。濟公曰：箇樣物事，也要我儂費心。胡亂撮些灰土包了。濟公立在船頭，手拿促織灰道：大眾聽著：

一夜青娥降曉霜，東籬菊蕊似金粧。昨宵穩貼莊周夢，不聽虫吟到耳傍。大眾，萬物有用皆有死，鳥雀昆虫亦如此。今朝促織已身亡，火內焚屍無些子。平生健鬪勢齊休，徹夜豪吟還且住。將來撒在五湖中，聽取山僧分付汝。冤與孽，皆消滅。
咦！　一輪明月浸波中，　萬里碧天光皎潔。

濟公念畢，把灰向湖中一丟，一陣清風過處，現出一箇青衣童子，合掌當胸曰：感謝我師點化，弟子已得超昇。言訖風息。是日盡醉，濟公回張太尉府中歇了。次日回寺，路由王太尉府前過，聽得裡面鼓鈸响，哭聲吟，堂候官道：太尉兒子小童死了。濟公走入後堂，正見太尉道：你來得正好，煩與小童入土則箇。濟公道：這樣小孩童，只好燒化了，等他托生去。太尉道：也說得是。就扛出放下棺材，濟公手拿火把，念道：

神童子，　神童子，　來何遲，　去何速。
咦！　烈焰光中喚不回，　銀盆又向誰家浴？

念罷，下火了。太尉請濟公喫酒了，辭別回寺，見長老問道：濟公，你連日在何處？濟公將連日事說了一遍，長老大喜。忽一日，濟公立于山門下，覺身上癢，到厨下脫直裰，令沈萬法捉虱子。却說一箇年少居士，手執一書，逕入寺內，問：濟書記在否？知客曰：在厨下。居士一逕走到厨下，只見一箇和尚在那里捉虱，向前施禮曰：師父莫非濟書記否？濟公曰：你問我何為？居士曰：小道

是講西堂之姪徐道成也，出家數年，今欲剃度，師叔西堂特致書，令小道求師父開疏。濟公接書看了曰：你要開疏，何不買酒請我徐居士到酒店中去？濟公忙披直裰，逕出山門，至王家店中，二人坐定。原來徐居士身邊無錢，喫得七八碗，濟公正要喫，居士叫住，還了三貫錢。濟公就酒店筆硯，居士取出疏頭，濟公寫云：

本是居士身，　要作比丘相。　祠部價難酬。
袈裟又不周。　我勸徐居士，　只好罷休休。

徐居士見了不悅。濟公曰：你要做和尚，須請我喫得大醉。居士無柰，遂脫下夾道袍，當三貫鈔酒喫了。濟公乃提筆起續二句云：

出門撞見龐居士，　一笑回來光却頭。

徐居士得了疏頭，與濟公謝別，取路望六條橋來。身上又冷，疏頭又寫壞了，一路不擡頭，到岳墳前，正冲王太尉馬頭，喝聲拿住。徐居士跪下告曰：相公，小道因往淨慈寺，冾濟公寫疏頭，被他寫壞了，心下悶困，此冲了相公節。太尉曰：拿疏頭我看。居士袖中取出呈上，太尉看了大喜，便令虞候帶進府。太尉入府升堂，居士跪下。太尉曰：你真實有緣，太后娘娘昨日與我一百道度牒，未曾捨動你，却好是第一名。便叫左右取一道付與。居士接得大喜，拜謝而去。且說濟公一日喫早飯了，行至長橋，趁隻船划到錢塘門，上岸望竹竿巷內張提點生藥店來。只見張提點妻立于店內，濟公施禮曰：孺人，提點在否？這娘子所惡是僧道，乃回言不在。濟公却待要行，布幙內張提點鑽出來，呵呵大笑曰：濟公久不會，請坐喫酒。濟公曰：我儂怕你娘子喫不下。提點曰：街上店中去可乎？濟公曰：甚好。二人逕到申陽宮酒樓上飲酒。濟公一上喫了二十多碗，對提點曰：汝娘子怪我們每日喫酒，我如今有一詞唱與你聽。

每日終朝醉似泥，未嘗一日不昏迷。細君發怒將言罵，道是人間喫酒兒。莫要管，你休痴，人生能有幾多時。杜康曾唱蓮花落，劉伶好飲舞囉哩，陶淵明賞菊醉東籬。今日皆歸去，留得好名兒。

提點曰：絕妙絕妙，我帶有四幅箋紙在此，你與我寫四幅吊子，安在家中，你百年之後，也是一念。濟公口裡不說，心下思量：這言語分明是催我死。提點袖中取出箋紙，問酒保借筆硯。濟公遂寫：

其一

幾度西湖獨上船，　篙師識我不論錢。
一聲啼鳥破幽寂，　正是山橫落照邊。

其二

湖上春光已破慳，　湖邊楊柳拂雕闌。
箬來不用一文買，　輸與山僧閑往還。

其三

出岸桃花紅錦英，　夾堤楊柳綠絲輕。
遙看白鷺窺魚處，　衝破平湖一點青。

其四

五月西湖凉似秋，　新荷吐蕊暗香浮。
明年花落人何在，　把酒問花花點頭。

濟公道：我今日作詩沒興，寫亦不美，胡亂將去遮壁。提點曰：有勞大筆，再喫幾盃。濟公曰：心下不樂，免飲。二人便行到望仙橋下，有箇開茶坊的婆婆，叫做陳干娘，看見濟公，便留喫茶。濟公曰：茶到正好。同提點入去，婆婆點了兩盃茶，請濟公提點喫。濟公曰：阿婆，難得你好心，時常請我，沒何報答。你去省馬廟前杜處士家，討我神子頭兒來，愛好安在家裡，以後自有好處。婆婆道：他須不肯。濟公便寫箇帖子與了。明日，婆婆去討將來看時，却是箇病懨懨的瘦和尚。婆子道：這樣冷貨，要他何用？撇在壁邊。誰想後來濟公死了，眾太尉要尋濟公神子，交幹辦去裱褙鋪裡買柱。處士曰：只有望仙橋下陳干娘茶坊里，有濟公的神子。太尉就差幹辦，將三千貫與婆子買了，這是後話。却說濟公謝了茶出門，撞見一箇挑海蛎担的張提點曰：濟公做隻海蛎頌。隨即口念云：

此物生在東海西，　又無鱗甲又無衣。
雖然不入紅羅帳，　常與佳人做嘴兒。

提點大笑。此時正是五月天氣，忽然一陣好雨，三人入茶坊避雨，見雨傘，濟公遂題云：

一竿翠竹，巧匠批欒。條條有眼，節節皆穿。四大假合，柄在人手。歸家放下，並不爭先。直饒甕瀉盆傾下，一搭權為不漏天。

題畢，雨住。行不過數間門面，只聽得鐃鈸之聲。提點問：是甚處做道場？濟公曰：這是王媽媽家，與王公做小祥功德。提點笑曰：這們人家，也做功德齋僧。濟公作詩云：

唐家閧里閑遊賞，　媽媽家中請和尚。
三百襯錢五味食，　羊毛出在羊身上。

提點大笑曰：還他道場錢也無？濟公又云：

媽媽好善結良緣，　齋僧不論聖和凡。
經資齋襯明捨施，　少間暗裡送來還。

二人過一古董鋪，門首見掛著一幅墨竹，濟公口占云：

數枝淡竹翠生光，　一點無塵自有香。
好似葛陂龍化後，　却留清影在虛堂。

店內有一條三股蔴繩，濟公拿起便把口咬，店主人忙搶過手扯住。濟公要陪，提點再三勸散了。一路行著，濟公道：他妻該死在這條蔴繩上，還有一服不曾咬得，這孽冤還不肯散。誰想過了數日，古

董舖娘子與丈夫爭論，把這條蔴繩縊死了。且說濟公與提點逕投清波門去，有一人家門前放著一缸醬，濟公看一看，扒上大解，地下拾一塊炭來，壁上寫了四句云：

你家醬一缸，　內有毒蛇藏。　若無老僧說，
人口俱被傷。

其家得知，叫苦連聲，扛去倒，只見倒出兩條火赤練來，喫了一驚，纔知濟公救了一家性命。二人去走得身上熱，提點袖中取出扇來，扇上有小畫，濟公口占云：

一枝風柳一蟬鳴，　畫出規模宛似生。
莫謂其中絕音響，　報君消息甚分明。

題畢，見一後生挑担辣薤粉。濟公曰：怎麼賣？後生曰：五貫一篩。濟公要提點作一辣薤主人，提點曰：你只顧喫，我還錢。那後生盛一碗來，濟公做兩三口喫了，交只顧盛來，一上喫了半篩。提點曰：此物只宜少喫。濟公道：好喫。又喫了半篩，提點還了那後生錢。二人逕往前去，却好撞見沈萬法。濟公遂別提點，同沈萬法出清波門回寺。濟公分付沈萬法：我不喫晚粥了。入房眠至初更，肚內碌碌响起，便叫沈萬法：快攙我東廁上去。沈萬法急忙起來，攙至房門外。濟公忍不住，却有一火工打舖在此睡，被濟公撒了，一頭一臉叫起來。濟公曰：阿哥休要罵，我急了。沒柰何，火工只得自去洗了。濟公一夜瀉到天明，飯食不進。長老得知，自來探望。濟公曰：長老，我年六十歲，不好也。交沈萬法扶到安樂堂去，漸漸病重，萬法只哭。濟公曰：你休得哭，我實虧你，無物可報，你將紙來，我寫箇疏頭，你去王太尉處討了度牒。沈萬法曰：謝天地，得師父病好，却取度牒與我未遲。濟公曰：我要休矣，你取紙筆來。沈萬法去取紙筆，眾僧曰：沈萬法，汝師父平日不曾有衣鉢在寺，今既不好，恐有衣鉢在外，死後難討，亦須寫留一執照。沈萬法曰：我師父素不曾有衣鉢，怎生問人討？監寺曰：汝師父日常往來者，十六廳朝官，二十四太尉，十八行財主，便要三萬貫亦有，何為無衣鉢？沈萬法曰：亦是。取了二張紙入安樂堂，濟公交將紙筆過來，寫下一張求度牒的疏。沈萬法又放一張紙在前，濟公曰：再要我寫甚麼？萬法曰：眾僧說師父有衣鉢在外，師父歸天之後，胡亂把兩件與弟子作憶念。濟公曰：我寫與你。寫云：

來時無一物。　去時無一物。　若要我衣鉢。
兩箇光卵核。

長老曰：沈萬法，你師父平日只貪盃酒，實無衣鉢，將疏頭去王太尉府中取度牒，便是你出身之本。沈萬法復到安樂堂，濟公曰：如何你又來？沈萬法曰：恐師父要湯水喫。濟公曰：你去萬松嶺報知各太尉，就討度牒來。沈萬法星飛去了，少刻乃回。濟公病勢轉

加，是時嘉定二年五月十六日也。濟公叫起無名發來，眾僧只道有火，長老都剎。濟公曰：今日我歸去也，可叫一剃頭的來與我剃頭，就煩長老與沈萬法取一法名，亦就今日剃度。長老乃令剃了濟公、萬法頭。濟公曰：我心今已放下。當時朝官太尉相識朋友盡至，濟公令沈萬法燒湯洗浴，取件潔淨衣服穿了，却無僧鞋，長老自取一雙與濟公換了。濟公坐禪椅上，令取文房四寶來，寫下一絕辭世云：

六十年來狼藉，　東壁打到西壁。
如今收拾歸來，　依舊水連天碧。

濟公寫畢，下目垂眉，圓寂去了。沈萬法大哭一場，眾官僧道俱來焚香。至三日，正欲入龕時，有江心寺全大同長老亦知，特來相送。會齋罷，全大同長老與濟公入龕，焚了香曰：大眾聽著：

纔過清和晝便長，蓮芰芬芳十里香，衲子心空歸淨土，白蓮花下禮慈王。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，原係東浙高門，却來錢塘掛錫，參透遠老葛藤，吞盡趙州荊棘，生前憨憨痴痴，末後奇奇特特。臨行四句偈云：今日與君解釋，從前大戒不持，六十年來狼藉，囊無挑藥之金，東壁打到西壁，再覩舊日家風，依舊水連天碧，到此露出機關，末後好箇消息。　大眾且道：如何是末後消息？

彌勒真彌勒，　化身千百億，　時時識世人。
世人俱不識。

咦，　玲瓏八面起清風，　大地山河無遁跡。

全大同長老念罷，眾皆歎賞。第二日，啟建水陸道場，助修功德，選日出喪。屆八月十六日百日之期，靈隱寺印鐵牛禪師與濟公起龕，禪師立于轎上遞香云：大眾聽著！

一百光錢掛杖頭，前街後巷咨遨遊。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日無錢明日休。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，世居東浙，祝髮西州。逆行順行，凡聖莫測。橫說竪說，聳動王侯。天魔為伴侶，佛祖是冤仇。正好逢場作戲，俄然野壑歸舟。天堂收不得，地獄豈能留。大眾，既不能收，又不能留，畢竟如何？

咦，　信少出門行大道，　更兼何處不風流。

印鐵牛長老念罷，眾團頭做索起龕，扛至法陰寺山門下，請上天竺寧棘庵長老掛真。寧棘庵長老立于轎上，手持真容道：大眾聽著：

鷲嶺西風八月秋，桂叢香內集真流，上人身赴龍華會，遺下神容記玉樓。恭惟圓寂書記濟公覺靈，一生只貪濁酒，不顧禪師道友，到處恣意風狂，贏得面顏麤醜，眼上安著雙眉，鼻下橫張大口，終朝撒手痴顛，萬事並無一有，休笑這箇規模，真乃僧家之首。

咦！　　現在曾過天台，　　認得濟顛面否？

寧棘庵長老念罷，鼓樂喧天，迎喪入虎跑山門燒化。宣石橋長老與濟公下火，手拿火把道：大眾聽著：

濟顛濟顛，落托多年。喝佛罵祖，喚死如眠。是天台山李附馬之裔，得靈隱寺遠瞎堂之禪。以護身符牒為常物，一火還能洞然；以叢林規矩為鄙吝，風狂行遍市廛。迅手寫出大道，向人博換酒錢。皮子隊里，逆行順化；散聖門前，掘地討天。臨命終時，坐脫立亡，已納敗闕；末後句中，隔凡成聖，也是搭虔。還他本色草料，方能滅盡狼烟。

咦，　　火光三昧連天碧，　狼藉家風四海傳。

宣石橋長老念畢，舉火燒著舍利如雨。眾僧拾骨，寧棘庵與濟公起骨道：大眾聽著。

天台散聖無人識，臥柳眠花恣飄逸。如今脫却臭皮囊，無位真人赤骨律。濟書記。記得，記得。平生不露鋒鋩，末後尾巴露出。

咦！　　這箇雪骨起風雲，　一笑出門橫玉笛。

念罷，沈萬法捧了骨頭。寧長老道：貧僧一發與他送骨入塔。道：大眾聽著：

冷泉參透瞎堂禪，到處逢人誇唧[口*留]。胸藏萬卷書，筆掃三千首。放憨在短巷長街，說法向茶前酒後。火燒舍利靈牙，何啻八斛四斗。不撒向月底波心，不殯在山腰谷口。今朝率堵以成，且要還他窠臼。

咦！　　沒鬚鎖子兩頭搖，　無縫塔中長保守。

寧長老念罷，把骨送入塔了，回喪至淨慈寺山門前，只見二行脚僧問曰：那位是少林長老？長老曰：和尚何來？行脚僧曰：小僧從六和塔過，遇上剎濟書記，有一書一雙僧鞋，令小僧寄與長老。長老接過一看，大驚曰：濟公臨終時無僧鞋，老僧取此一雙與他穿，今已燒化，如何又將原物還我？且拆書看。書云：

愚徒道濟稽首焚香，拜手少林大和尚座右：伏以山遙水遠，急難會面。即辰仲秋，桂子將殘，黃花欲放。城中車馬人烟雜，湖上清風明月閒。區區鑽開地孔，推倒鉄門。針尖眼中走將出來，芥菜子內尋條大路。折了錫杖，不怕上高下低；破却草鞋，管甚拖泥帶水。颺下竹笠，不要衣包。當行即行，要住便住。約莫西天十萬里，迅步虛空在目前。正行大道，忽遇魔君，托寄咫尺之書，送與故人相看。照管鉄籠馬，一脚踢倒泰山；隄防碧樹猿，雙手劈開金鎖。大笑萬山黃葉落，回頭千派碧泉流。冗中不及一一數字，以代面言。傳與南北兩山，常教花紅柳綠。

又頌云：

看不著，錯認笊籬是木杓。昨夜三更月正西，麒麟撼斷黃金索。
幼年曾到鴈門關，老去分明醉眼看。憶昔面前當一箭，至今猶自骨毛寒。只因面目無人識，又往天台走一番。

二行脚僧在寺安歇，眾官員人等各散。忽一日，有錢塘縣一走差的，來見長老曰：小人因往天台下文書，遇見上剎濟公，凴小人寄封書在此。長老接過，拆開看時，內詩二首云：

其一

片帆飛過浙江東，　回首樓臺渺漠中。
傳與諸山詩酒客，　休將有限恨無窮。

其二

脚絣緊繫興無窮，　拄杖挑雲入亂峯。
欲識老僧行履處，　天台南岳舊家風。

少林長老曰：濟公如此來去明白。走使驚曰：小人只道是活的，却乃死了。不在話下。後五十年來，淨慈寺崩損，無人去化木植修葺。忽一日，有一范村人送木植來，言說濟書記募化來的。長老大駭，遂令監寺收了。一寺僧人，無不感仰。後濟公徒弟沈萬法，陞至本寺。監寺壽年九十三歲而終。濟公累累顯應，書不能盡。有詩為證云：

黃金百煉費工夫，　下得工夫價自無。
若是昔年留得種，　任君千遍去耕鋤。

錢塘湖隱濟顛禪師語錄(終)

No. 1361-A 湖隱方圓叟舍利銘 （出于北磵文集）

舍利，凡一善有常者咸有焉。不用闍維法者，故未之見。都人以湖隱、方圓叟舍利晶瑩而聳觀聽，未之知也。叟天台臨海李都尉文和遠孫，受度於靈隱佛海禪師。狂而踈，介而潔，著語不刊削，要未盡合準繩，往往超詣，有晉宋名緇逸韻。信脚半天下，落魄四十年。天台、雁宕、康、廬、潛、皖題墨尤雋永，暑寒無完衣予之。尋付酒家保，寢食無定，勇為老病僧辨藥石。游族姓家，無故強之，不往。與蜀僧祖覺老略相類，覺尤詼諧。他日覺死，叟求予文祭之，曰：於戲！吾法以了生死之際驗所學，故曰生死事大。大達大觀，為去來，為夜旦，顛沛造次，無非定死而亂耶？譬諸逆旅，宿食事畢，翩然干邁，豈復滯留？公也不羈，諧謔峻機，不循常度，輒不踰矩。白足孤征，蕭然蛻塵。化門既[(度-廿+?)*攵]，一日千古，迥超塵寰於譚笑間。昧者昧此，即法徇利，逃空虛，遠城市，委千柱，壓萬指。是滉漾無朕為正傳，非決定明訓為戲言。坐脫立亡，斥如斥羊，欲張贗浮圖之本也。相與聚俗而謀曰：此非吾

之所謂道。靈之邁往，將得罪於斯人。不得罪於斯人，不足以為靈，所謂道也。叟曰：嘻！亦可以祭我。逮其往也，果不下。覺舉此以祭之，踐言也。叟名道濟，曰湖隱，曰方圓叟，皆時人稱之。嘉定二年五月十四死於淨慈，邦人分舍利藏於雙岩之下。銘曰：

璧不碎，　孰委擲，　疏星槃星爛如日。
鮫不泣，　誰汎瀾，　大珠小珠俱走盤。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